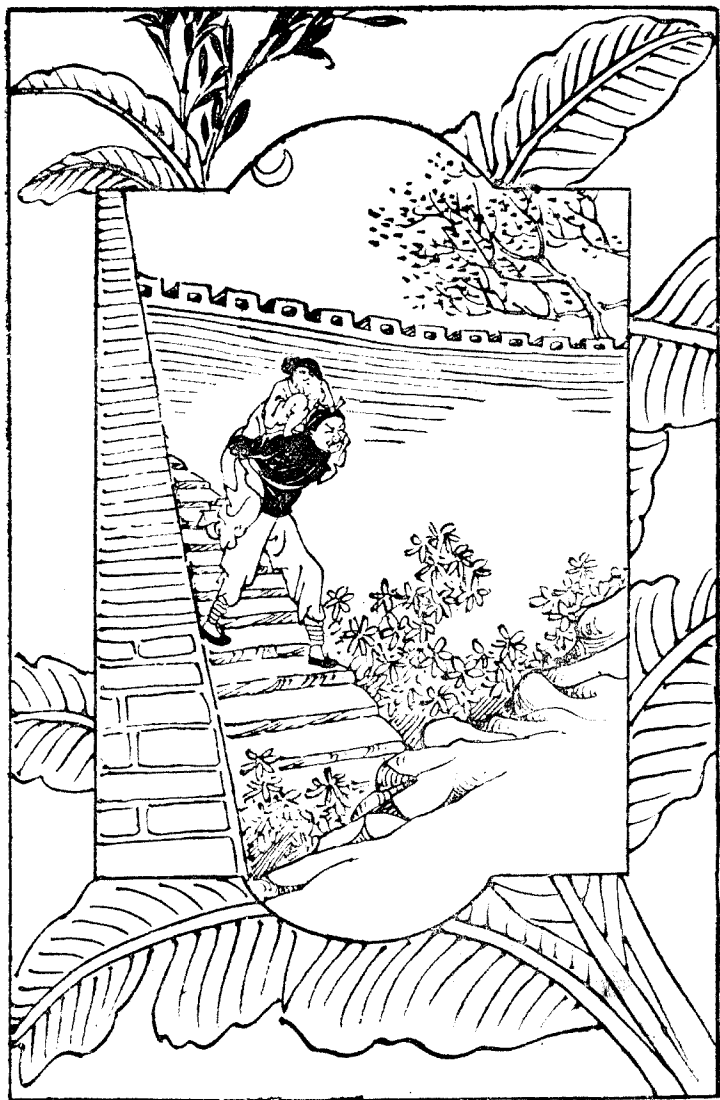


古吳江陰香著

飛劍奇俠傳

上海廣益書局發行

3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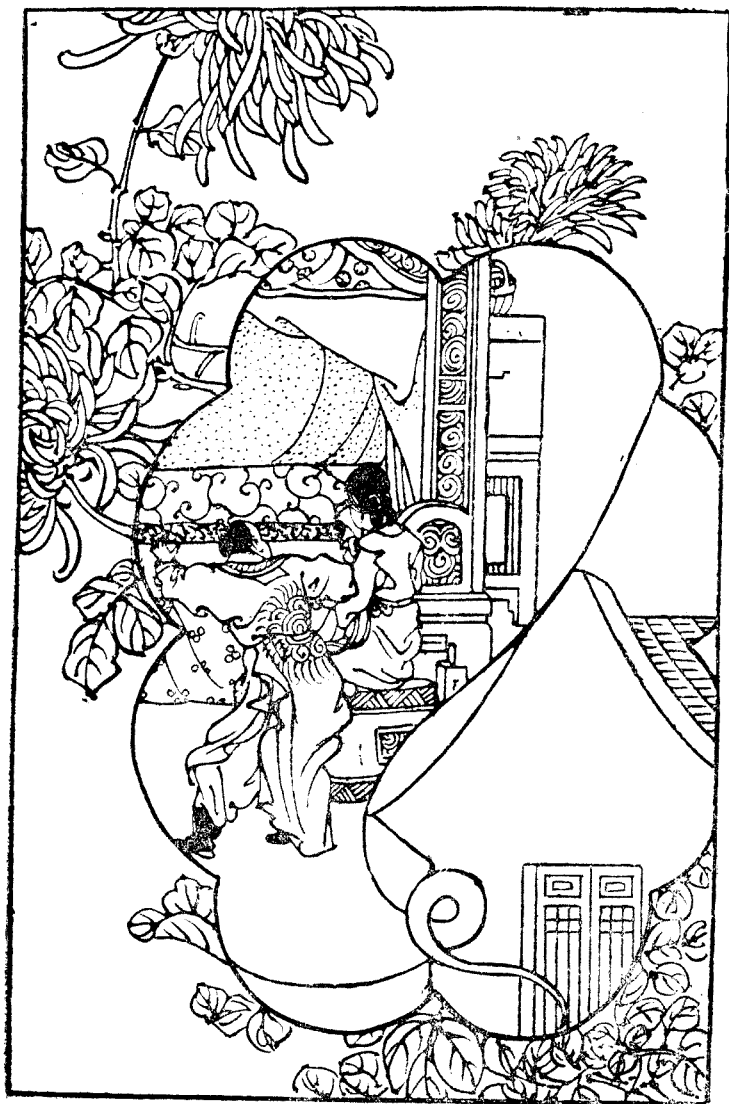
飛越城關嬌娘被劫 探詢路徑小俠喬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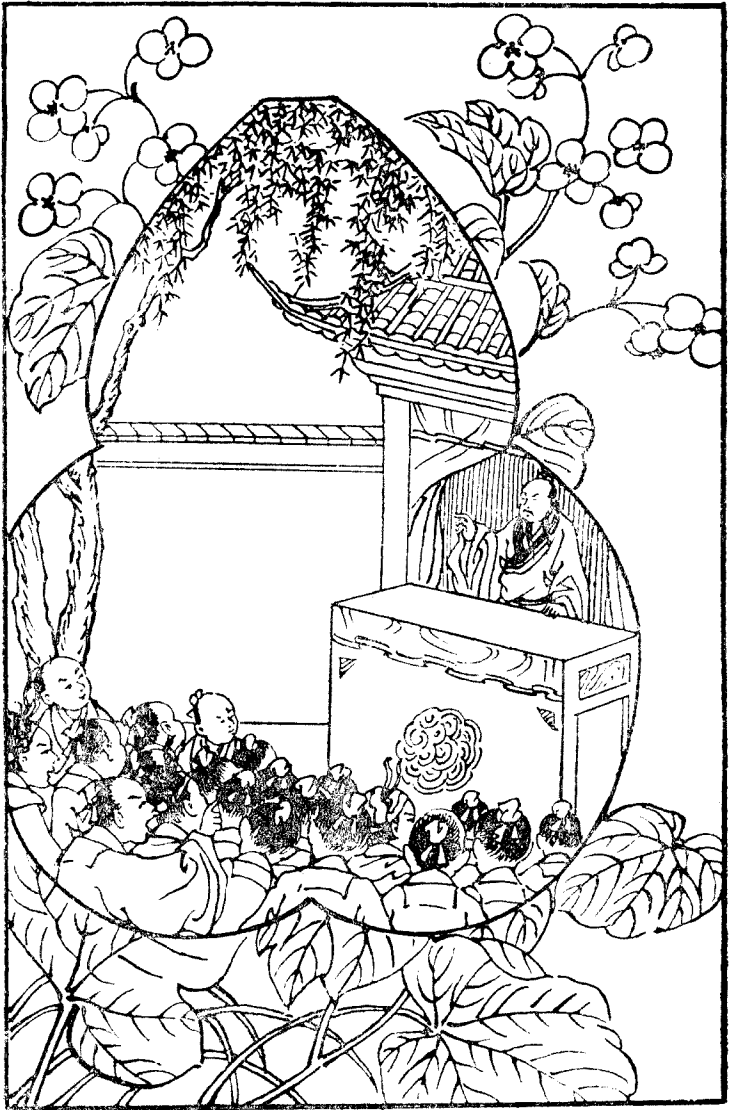
弔虎山譚莊縱火 驚蛇打草合浦還珠



戲耍賊人巧施暗器 會逢義士暢敘離衷



徵妖夢貞魂遭玷污 訂良姻中表結朱陳



錢欽在意會開香焚 教入爲伴根尋樹倒



會花蓮重注朔月六 村柳楊探窺傑英四



假造徽章密招銅匠 細談契闊重聚金蘭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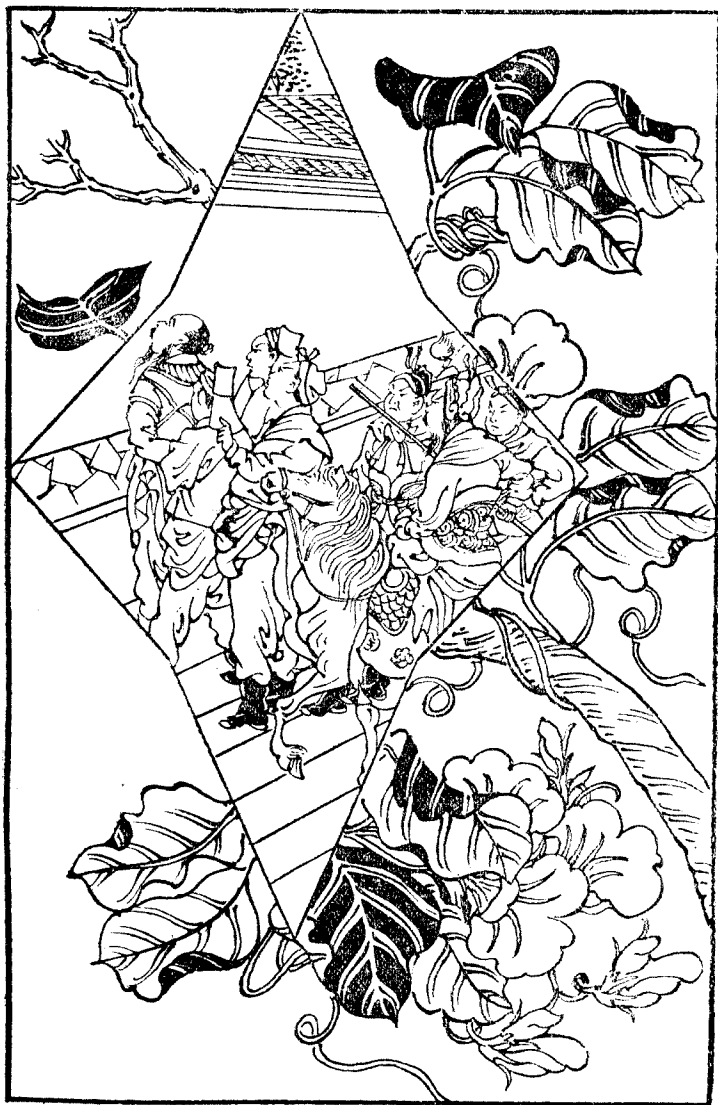
驚噩兆更深 來怨鬼 奉鈞諭決計捉妖人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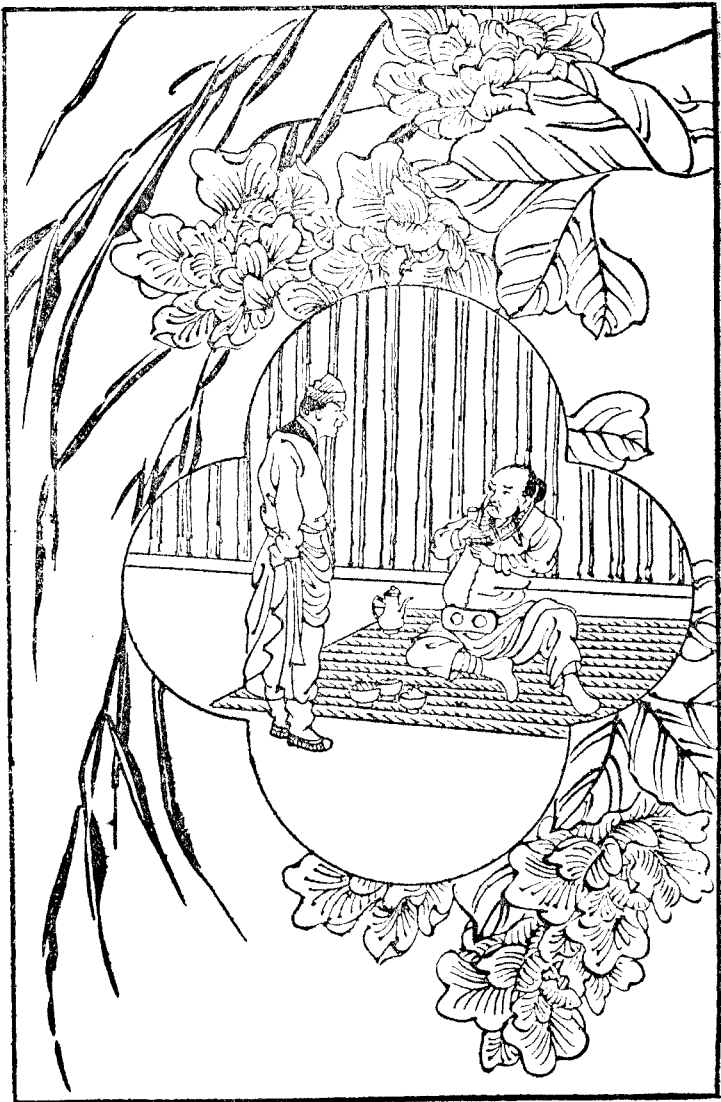
露破其防民歛衆惑 風通不祕將調兵遣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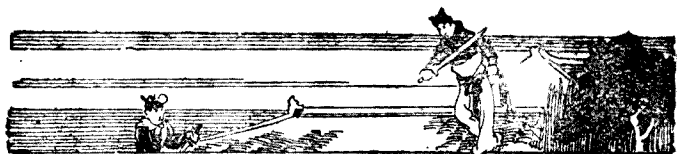
法作姑妖逃潛妹兄 擒成首逆捕圍軍官



署衙城州解犯人獲 關機道地得羽黨搜



議劫中途聞惡耗 難解脫獄內喪殘生



飛劍奇俠傳

夢花館主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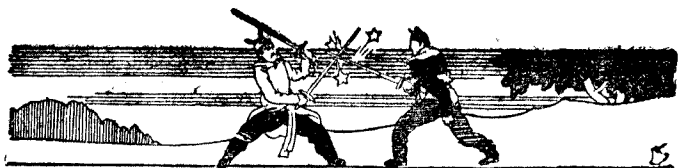
第二十五回

飛越城關嬌娘被劫
探詢路徑小俠喬裝

却說陳氏自被譚家劫女後。曉得鄉間逗留不得了。便依從了紫陌陳彪的話。帶同素蓮恆義進城。遷居在州衙前。這裏地方熱鬧。夜間有人巡更擊柝。直至天明。甚是嚴緊。居然一連三日。安安穩穩的過去。以爲惡姪朱懷仁決不知曉。諒沒有別的事兒發生了。那知到了第五天早上。陳氏良久不見女兒起身。卽與恆義走入房內觀看。牀上帳門掛起。被窩凌亂。並無人睡着。再看到廂房裏的窗。却開了兩扇。好生詫異。心中不覺突突的亂跳。復和恆義出房。前後尋找。那有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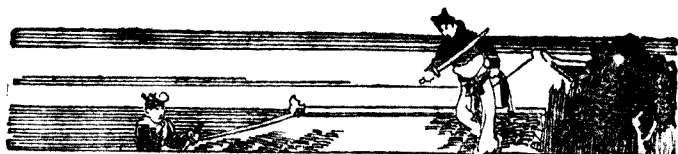
素蓮的影兒。明知此事不妙。一定昨天晚上。被那強人盜去了。忍不住放聲大哭起來。恆義年紀雖小。却很有些主意。從旁勸慰道。母親請勿悲痛。我姊姊定被譚家差人來盜去的。快些到衙中報知。表兄和丁家哥哥。他們總有法兒救我姊姊回來。母親還宜保重。爲是。陳氏點點頭。止住了淚。就命恆義前去報告。恆義急忙開門向外。三腳兩步。飛奔來到州衙。差役們都認識他是朱家的孩子。並不攔阻。讓他一逕奔入。跑至西書院門首。俊才正從裏面走出。見他這般的形狀。慌急問是何故。恆義道。不好了。我家姊姊昨夜好好安睡。不知怎麼。今早就見不到了。故此我奉了母親之命。來報兩位哥哥的。俊才道。竟有這等事。你快進去罷。恆義飛也似的走入。正值紫陌和陳彪坐在中間談話。要想出城去探路徑。準備夜間到王森莊上。偵察教會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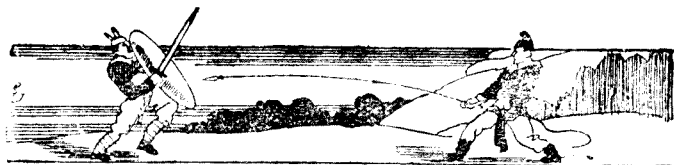
中的實情。陡見恆義喘吁吁地跑到面前。紫陌是個十分機警的人。早猜透他家裏必生變故。急問道。兄弟這般光景。莫非你家又出了岔子不成。那恆義平了一平氣。就將姊姊昨夜失蹤一節。詳細說了。陳彪接言道。這事不消說得。必與姓譚的有關係。我們只向他根究。當有着落。紫陌道。今照這樁事看來。足見該教的耳目甚多。不然。他怎知母女新遷的住處。現在且慢猜想。你速去安慰一聲姑母。只說今夜我們出城往救。遲至明日。定有佳音回報。不必憂慮。停一回兒。你再來與我計議便了。陳彪答應。隨即同恆義去了。這裏紫陌來見母舅。詳告朱家失女一事。從義怒道。這班教匪如此可惡。竟敢進城盜女。實屬胆大妄爲。目無地方官長。我當請馬都司曹守備來衙商議。命他帶兵前去搜捕便了。紫陌攔阻道。這等辦法。甥以爲斷斷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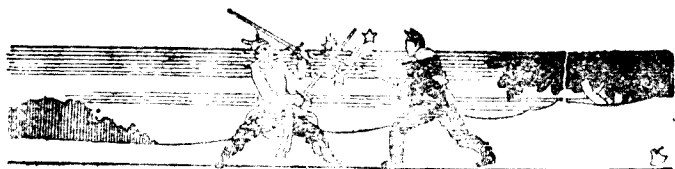
可城外教民甚衆。一經派兵拿捉。勢必行兇反抗。那個姓譚的不打緊。若激變了會中的匪首。一齊亂起來。反教我措手不及。如何是好。好事被上峯所聞。定說我辦事操切。有礙母舅前程。母舅還請三思。從義道。依你便怎樣。紫陌道。據甥愚見。此時暫勿打草驚蛇。容後探明了該教謀叛的真相。方始請兵捕捉。常言道擒賊必擒王。只要把爲首的拿住。他手下教匪雖多。便無能爲力了。又叫做蛇無頭而不行。母舅以爲何如。從義道。話雖說得很是。但爲今之計。怎生救得該女回來。紫陌道。姪有一法。今日甥和四弟下午出城。待至夜間。同往譚莊探一遭。倘能下手。便將此女盜回。諒非難事。從義道。此法太覺冒險了。那裏賊人必多。你們只有兩人。如何敵得。還是另想別法的好。紫陌道。不妨。甥有了這口寶劍護身。尋常刀棍都近我不得。母舅



但請放心。正計議間。有一家丁走入。稟說外面來個姓鮑的。要求見了少爺。紫陌大喜道。敢是他來了。真正湊巧得很。從義問道。這姓鮑的是誰呀。紫陌答道。料想是我五弟鮑玉。若果是他。又多我一條臂膀了。從義道。既然是你的義弟。可引來見我。紫陌應是而出。少頃同着鮑玉進見。叩拜如儀。也叫了一聲伯父。從義見他是個英俊少年。頗加青眼。坐談了一回。吩咐另備一席酒。囑令紫陌陪待。紫陌方和鮑玉退出。回到西書院中。適值陳彪也從朱家來了。一見鮑玉到此。心甚歡喜。便道。五弟來得妙。來得巧。我與大哥都想念着你呢。鮑玉本是個聰明伶俐的人。聽了這話。雖然不解。却曉得必有什麼事情。因問道。怎說小弟來得巧妙。倒要請教。陳彪就將近日朱家發生的事。一一告知。並說今晚大哥正擬往探譚莊。只我一人幫助。恐難下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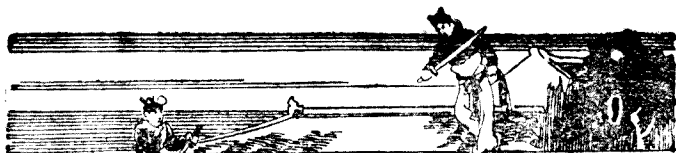
手可喜五弟不期而至。適逢其會。所以我說你來得巧妙呢。鮑玉笑道。小弟有甚能爲。祇好在後面搖旗吶喊罷了。說至此。有人將酒肴送入。俊才幫同料理。設席停當。紫陌等弟兄三人。入座飲酒。彼此細敘別後情形。鮑玉道。怎麼羅三哥和蔣二哥。因何此時還不到來。紫陌道。我也記掛着他們。想必有甚事故。逗遛在彼。不然斷沒失信不來的道理。陳彪道。這些話且慢講。我們商量大事要緊。剛纔我見了姑母。勸慰了幾句。叫他耐心守候。包管今明兩天。定有佳音回報。話雖這般說。我却想起一樁很難的事。此去譚莊。路縱不遠。只是我們從未到過。夜間如何認得清楚呢。紫陌道。我已想過了。譚莊在東門外。距城祇有十餘里。很有些兒小名氣。當地的人都知道的。我們下午出城。就在東市梢一家小客寓內借宿。可向店家打聽明白。然後



再託五弟去探路徑。認清了譚家莊院。還怕夜間弄錯嗎。陳彪道。既然這樣。我們三人何不同去。紫陌搖頭道。這却使不得。我與你的面目。自從前天這一來。很有多人認識。此去必定犯疑。報告了姓譚的晚上加緊防範。我們更難下手了。鮑玉道。大哥說得是。讓我一人去的好。諒此小事。斷不至於失誤的。三人計議已定。又暢飲了一回。飽餐畢。撤去殘席。俊才送過香茗。紫陌忽向鮑玉問道。五弟可是今日纔到。鮑玉道。我還是昨天傍晚到此。今早進城。帶有行李包囊。寄頓在南門外邢家店內呢。紫陌便命俊才傳話聽差人往取。去不到一小時。包囊等物取來。三人紮束完備。雖沒有黑色的夜行衣服。裏面都是密門鈕扣短襖。短襖外罩一件白緞金鑲邊的箭袖袍。腰懸寶劍。像個武生模樣。陳彪披一件湖綠色英雄大氅。肋下佩刀。是個壯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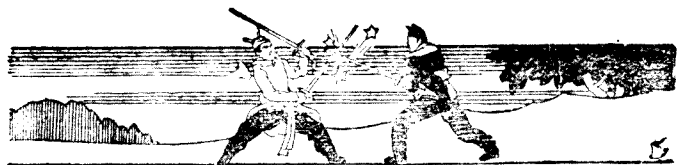
士打扮。只有鮑玉外穿褐色長衣。暗藏短刀一口。彷彿商人的形狀。預備日間先去探訪。好教人絕不注目。當下檢點已畢。隨卽步行離衙。一逕出了東門。走到市稍將近。見有一家安商客寓。上寫着朱家老店。店雖甚小。却收拾得甚是清潔。三人一同入內。自有店小二招接。引領至後面上房中坐定。小二問了三位客人姓名。送過茶水。又問可要預備酒菜。紫陌道。此時尙早。上燈後。可將上等酒菜取一席來。小二答應。轉身要走。紫陌喚住道。且慢。我還有話問你。離此間不遠。有一家姓譚的。你可知道嗎。小二道。怎麼不知道。這裏東門外面。要算他家最有名望呢。紫陌道。你既詳悉。這裏到譚家莊院。有多少路。小二道。不滿十里。一直從大路過去。向南轉一個灣。望見高大的房屋。便是他家了。相公們敢是要去拜望他嗎。紫陌順口答道。不錯。



我正有此意。他家有個名叫祖武的。你可認識沒有？小二道：他是三爺。年紀還輕。做人不大好。最喜歡少婦長女。只有大爺祖昌。二爺祖壽。待人很和氣。他們都做了教會中人。家裏資產不少。真稱得有財有勢。相公若去結識了他。很有大大的希望呢。紫陌又問道：他家人口多也不多？小二咋舌道：說來相公也不信。其實多得很。他家上下男婦大小人口。連那看莊護院的教習丁壯等。約計三百人。此外還有受他管轄的鄉團。住居在鄰近村落中的。不下五六百名。你想勢力大不大。但比較到北門外王教主那裏。只算得第二了。紫陌聽罷。微笑了一笑。也不再問下去了。小二見無他話。當即退出。鮑玉道：這小二未免張大其詞。且待小弟去走一遭。傍晚即來回報。紫陌道：五弟此去。須要當心。恐他們見你是陌生人。詳加盤詰。切勿言語支吾。



露出慌張的態度。鮑玉道：「這個不勞囑咐。若有人盤問我，我自有一句話對答他。」大哥但請放心。小弟去去就來。說罷即行。走了兩三步，忽然立住了脚。伸手取出衣內所藏的短刀，返身遞給紫陌。方始急匆匆的去了。紫陌見他這般心細，諒無意外，便與陳彪講些閒話，靠在炕上休息片時。專等鮑玉回來報告。直候到上燈過後，方見鮑玉趕回。陳彪急問他探明沒有。紫陌道：「且待五弟稍坐，吃杯茶兒，再講也未遲。」鮑玉因跑得急些，果然覺着乏力了。坐下平一平氣，方說道：「大哥只怕候得不耐煩了。」紫陌道：「我却還好。明知你十分趕快，也須這時候纔回。有甚不耐煩。」鮑玉就將譚莊探訪情由，細述一遍。原來鮑玉出離店門，便依着店小二的話，逕從大路一直進行。因見路上有人，未便飛奔，祇好脚下帶緊一步，約走了八九里。前面是十字岔道。



五

望到左邊半里許。樹木叢雜。圍繞不少的人家。中間有所高大房屋。料想就是譚莊了。當即轉入岔道行去。將近到人家多的所在。迎面來一鄉人。對着鮑玉上下端詳了一回。好像犯疑的光景。忽開口問道。你不是此地人。趕來做甚麼的。鮑玉裝着笑容答道。不瞞老哥說。我來找個朋友的。不知這裏可是譚家莊嗎。那人道。正是的。你找那一家。鮑玉只得誑言道。我也是受人所託。要找一家姓吳的呢。那人道。這裏姓吳的很少。只有一家叫做吳士誠的。在譚家莊院的後面呢。鮑玉點頭道。不錯的。正是他那人。也就不問了。鮑玉便放胆前行。並不鬼頭鬼腦。東張西望。裝出落落大方的樣子。靠近譚莊經過。眼睛上瞧見莊前一片廣場上。站立着不少人。他只做不看見。一直抄到後面。四圍都是一丈五六尺高的牆垣。內外樹木陰森。仔細認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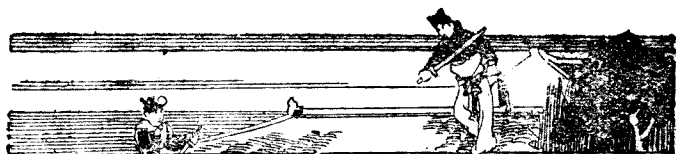


一認。方從旁側一條小路抄出。幸喜天將薄暮。行人稀少。到得大路上。便施展腳下工夫。飛也似的跑回。已是燈火齊明了。這段情節。都從鮑玉口中述畢。紫陌聽了。只道得一聲五弟辛苦。未及說別的話。外面店小二把酒肴送進。三人就地敘坐飲酒。要知以後救女情形。下面書中再敘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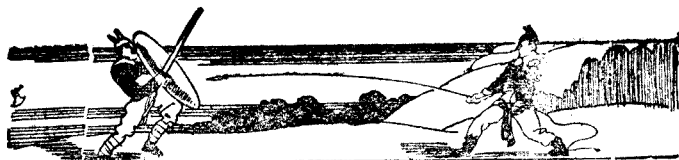
第二十六回

弔虎離山譚莊縱火
驚蛇打草合浦還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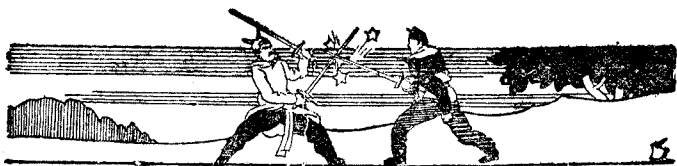
却說鮑玉日間探明了譚莊路徑。回來報知紫陌。天已晚了。店小二送進酒肴。三人飽餐畢。彼此商議了一回。方到炕上去安歇。原不過閉目養神。待至初更過後。一齊起身。重行紮束檢點。把外罩的長衣。丟過一旁。細聽外面寂靜無聲。紫陌便道。我們不必驚動店家。就此



越牆而出罷。陳彪鮑玉都說甚好。於是同來到天井中。輕輕躡過矮牆。却是一條小街。從街中穿至大街。且喜此處地近鄉間。一到晚上。少有來往人跡。因此三人便施展陸地飛行術。連躡帶奔。彷彿追風逐電一般。轉瞬間已行了七八里。鮑玉在前。忽然立住了脚。回頭說道。我們從這條小路抄去便到。免得正路上遇見村人。不當穩便。紫陌點頭稱善。卽跟着鮑玉一路跑去。約有三里多路。方抄到譚莊後面。這邊雖有人家。却相隔有半里許。並不連絡。所以安然行至圍牆邊。聽得裏面有巡更擊拆聲。正交二鼓。三人互相關會。先後跳上後牆。從夜光中往下一望。雖是廣闊的園圃。並無山石池沼亭臺。只有樹木和低矮的平房。大約是屯積糧米柴草的倉廩。再向前一望。中間有一帶腰牆。牆的那邊。是兩進高大的樓房。旁側都是些平屋。隱



約間看不清楚。且喜園內無人。紫陌等一齊跳下。從那樹木矮屋間穿將過去。望見西邊一帶微微有幾點燈光。在這屋子中透出。料想有人住着。所以只向東邊黑暗處走來。走不到數十步。只聽得呀的一聲。隨後射出一道燈光。連忙隱閃在矮屋旁觀看。却是兩個打更的一個頸子裏插着燈籠。手敲着梆子。一個提着小鑼。開了東首腰牆邊的角門。自內向外。紫陌對陳彪鮑玉做個手勢。只等打更的來至切近。三人各拔兵刀。突然跳出。在他們面前晃了幾晃。那兩個打更的嚇得舌頭短了半截。只叫好漢爺饒命。紫陌道。不許聲張。我有話問你。昨夜你家盜來這個女子。現藏在那裏。從實說來。便饒你的狗命。更夫啞聲答道。這女子藏在前進樓上。因他誓死不從。我家三爺悶悶不樂。此刻還在樓下飲酒呢。紫陌聽了。知是實話。一時却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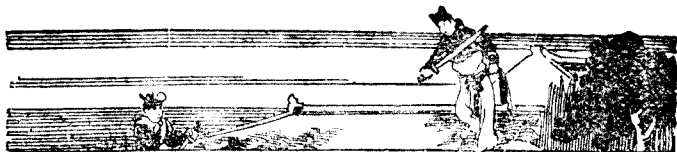


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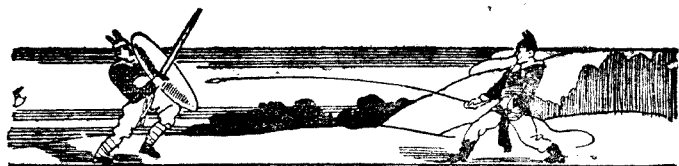
放他不得。就將他身上的帶子解下。綑住了手足。又撕下一片衣服。把嘴堵塞。免得叫喊。他頸子裏這盞燈籠。掛在一顆樹上。那邊陳彪。鮑玉也照樣辦理。將另一更夫綑住。一併提到隱僻處丟下。然後紫陌等即從角門而進。却是一條五六尺開闊的長備街。自後直通到前面。一邊壁上掛有油燈。照見一邊的門戶。三人輕輕地越過後進。走到前進的側門邊。聽得有人在內講話。紫陌便向門隙中仔細一張。共有十幾個人。正中坐着一個。就是前天打敗的譚祖武。據案飲酒。左右各坐兩人相陪。對面只有一個認識。即是陳氏的惡姪朱懷仁。兩個祇見後背。不知是何等樣人。另外幾個莊丁。都站在那裏伺候的。正窺看時。聽那譚祖武發聲歎氣道。咋蒙尤大哥施展手段。將你家妹子盜來。誰知他心堅如石。誓死不從。倒教俺奈何他不得。這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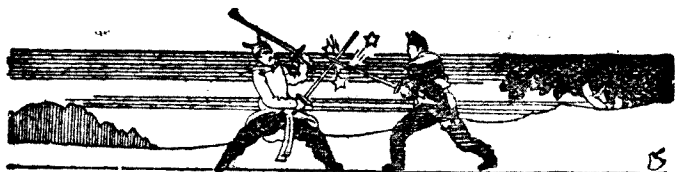
便怎處。說到這裏。又長長的歎了一口氣。要曉得朱素蓮昨夜怎樣盜來的。譚祖武口裏所說的尤大哥。究竟是誰人。我做書的不得不略略補敘。點清眉目。原來這件事實從朱懷仁而起。那天懷仁被陳氏嬌娘大加申斥。因見紫陌等在旁。不敢十分無理。憤憤的回來報告。準備夜間再去劫奪。那知祖武遣派多人前往。又撲了一個空。陳氏母女已搬去了。只得怏怏而回。次日祖武心還不死。仍差懷仁去打聽。他問該處左右鄰居。有幾個不知輕重的。回說遷居在城內州衙前。他就按着地址。進城察訪得實。州衙前果有新搬來一家姓朱的。當即報知祖武。祖武因有城關阻隔。自己曉得能力淺薄。手下又無飛簷走壁的名教師。忙來與二哥商量。反被祖壽埋怨道。此事若教大哥知曉。必然把你痛責一番。爲因現在我們教會中。預備不日起



義成功後。怕沒有十全十美的女子。做你的姬妾嗎。你若在此時鬧出什麼亂子來。驚動了地方官。敗害了教中大事。你只怕喫罪不起。我勸你息了這個念頭罷。正說間。可巧來了一人。是祖壽結拜的盟兄。叫做尤大福。外號人稱翻天鶴子。本是個著名的飛賊。住居在南門外烟草墩。也投入教會中。做個會總。今日有些小事。特來探望祖壽。當下聽得這話。問明緣由。便道。三弟不用愁煩。你把這事交給我。包管不出三天。將這美人兒盜來便了。祖武連聲稱謝。又把該女容貌住址詳細說了。大福一一領會。少時即行。這裏祖武安心樂意。專等他的好消息來。果然第二天夜間。大福背馱着朱家女子來見。祖武十分快樂。好似天上吊下寶物。忙向大福道勞。一面將素蓮安置樓上。一面擺酒款待大福。陪飲到天明始去。其時素蓮如夢初醒。因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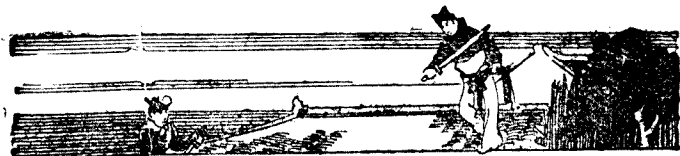
受了薰香毒。任人簸弄。全不知覺。直至金雞三唱。睜睛一看。方才明白。自身已落強人之手。不覺放聲大哭起來。祖武上樓勸慰。被素蓮一場哭罵。千強盜。萬強盜。罵個不休。本想命人打他一頓皮鞭。出出這口惡氣。既而轉了一念。好容易把他盜來。怎捨得打他。只好忍耐着性子。喚兩個老婆子來看守。既防他自尋短見。又可在旁調解。用些花言巧語去勸他。無如素蓮拚死拒絕。連茶飯都不肯喫。足足鬧了一天工夫。毫沒半些功效。因此祖武同着懷仁和三個教師。悶坐在樓下飲酒。想這塊肥羊肉。已到了我手中。此時還不能入口。吞下。所以連歎了幾聲。我做書的也趁此補敘了幾句。又要說到竊聽的紫陌了。紫陌聞得祖武的話。暗贊素蓮貞潔。但現下突然闖入劫救。這幾個人雖不怕。只恐驚動了全莊的人。如何救得素蓮出險。就算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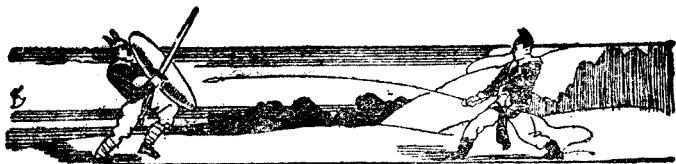
有這口利劍護身。必然要多傷人命。把事鬧大了。最好想個計較。纔行。眉頭一縐。計上心來。回來將陳彪鮑玉一拉。悄悄然退出備衙。到了後園中。偶一抬頭。突見刷的一條黑影。飛了過去。再細看時。却又蹤跡全無。紫陌未免有些疑訝。陳彪鮑玉雖也瞧見。還道是樹上驚起的宿鳥。並沒留意。只問紫陌怎生的進去相救。紫陌便湊近陳彪耳邊。囑咐如此如此。這就叫做吊虎離山之計。你去行事。我和五弟在平房上等你。陳彪點點頭。立刻走近樹邊。取了打更的那盞紙燈籠。來到幾間矮屋跟前。屋內米穀木材都有。外面堆着許多柴草。他就將燈籠裏蠟燭拔出。放起一把火。頓時便着。急返身到腰牆邊。一躍而上。會見了紫陌鮑玉。回頭再看。那柴草上已烘烘烈烈燒將起來。更兼今夜有風。一殺那間。紅光直透。黑燄飛騰。必必剝剝。火勢燎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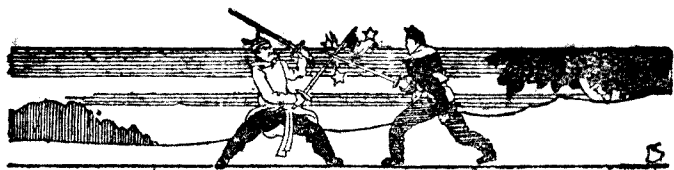
原驚起了西邊矮屋中看守的莊丁。篩動亂鑼。喊叫救火。取水的取水。報信的報信。紛紛擾擾。鬧得沸反搖天。那廳樓下飲酒的譚祖武。一聞警報。慌忙帶領懷仁和教師等。前來看火。督令衆莊丁施救。這一個當兒。紫陌等三人早已上了樓房。越過兩重屋脊。向下庭心中一望。闔無人影。知他們都去救火了。事實神速。絕不遲疑。一齊放膽跳下。穿過前廳。轉入屏門背後。便是扶梯。三脚兩步。同上高樓。望見東邊房內有燈光。紫陌當先走入。不覺吃了一驚。你道爲着何事。原來房中不見素蓮影兒。祇見兩個老婆子。束縛手足。橫倒地上。口中在那裏哼唧唧。因此驚疑不定。後面鮑玉眼快。趕上一步。瞧見牀前妝檯上。擺着一張字柬。上寫道。『此女被愚兄背走。前途等候。勿疑武隱。』閱畢。遞給紫陌。並說道。武大哥來過了。紫陌接過一看。大喜。



道。既如此。我們省力不少。快些走罷。三人回出房來。剛走到樓梯相近。只聽得下面一片聲的喊捉奸細。不得放走了奸細呀。畢竟祖武在後園督率救火。怎知裏面有了奸細。急速回來拿捉呢。我書中若不表出。反道祖武有先見之明了。其實衆人救火時。二哥譚祖壽亦到。發現隱僻處的兩個更夫。解去網縛。掏出口中塞物。問明緣由。方知有三個奸細到此。不消說得。這把火一定是他們放的了。忙向祖武一說。祖武大叫道。不好了。我中那奸細的吊虎離山計了。二哥快幫我拿捉奸細去。於是一面吩咐懷仁督率莊丁撲滅餘燼。一面同二哥祖壽和教師們等。各抄傢伙。回到自己樓下來。所以不多一回工夫。已從後園直到前廳。一片聲的喊拿奸細。紫陌聽了。並不着忙。回顧二弟道。我們下去不得了。不如從高處走罷。陳彪道。這些鼠輩。



有何足懼。待他來時。我們拒住樓梯。上來一個。便殺他一個。他們還敢阻我的去路嗎。紫陌笑道。四弟休說頑話了。我們趕上武大哥要緊。那有閒情與他們決鬪。况且時已不早。鬧到天明。更難脫身了。快走快走。嘴裏這般說。一眼瞧見樓窗開着。便用手指。又道。賢弟們先行。愚兄斷後。陳彪方不再言。返身躍上窗沿。雙足用力一蹬。撲登對面高牆。鮑玉在後跟着。身子更是輕便。猶如燕子般飛去。穩穩站住。回頭注視。結末是紫陌。跳上窗沿。耳聞喊聲切近。接連樓梯上登。登作響。他有意遲一步。要與這班賊人照照面。果見有四人上來。譚祖武也在其內。認得是前天會過的仇人。口中雖大叫奸細。休走。心知他寶劍厲害。兩隻脚卻止住不前。譚祖壽也在後面。只有兩個護莊教師。自恃着有些本領。揮刀直上。不知紫陌可曾與他們動手。怎



生的脫身而走。且看我下一回續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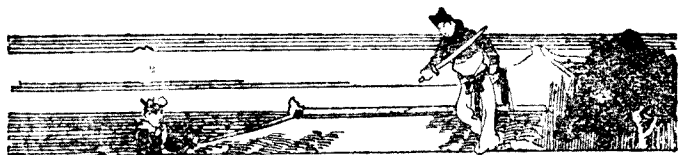
第二十七回

戲耍賊人巧施暗器
會逢義士暢敘離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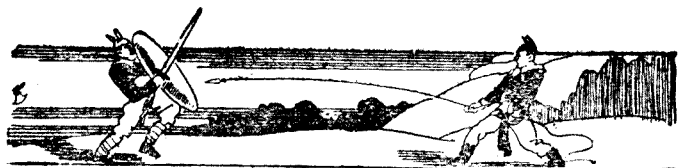
却說紫陌在將走未走的時候。足踏窗口。據住出路。見譚祖武等四人先上樓來。內中有兩個揮刀近前。這兩個是護莊教師。一叫飛鼠卞富。一叫野貓呂班。惡狠狠的雙刀並進。紫陌却無心與他們交手。只把寶劍一順。不等他雙刀切近。說聲我去也。旋身一躍。已上了對面門樓。揚聲大笑道。你們這班強搶婦女的淫賊。有本領的只管來——來——來——那飛鼠卞富聽得笑聲。自仗着有些跳躍的工夫。要想在莊主面前賣力。不顧利害。也上了窗沿。跳將過來。那却紫陌早到了西首廂房屋上。可笑卞富不自量力。還道人家怕他。偏要跟蹤追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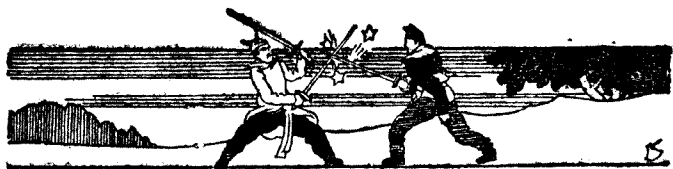
去。不防上面飛下一種暗器。正打在他的額尖上。痛得他阿呀都喊不出。一個倒栽葱。撲通的跌下庭心。你道這暗器是那裏來的。不消猜得。分明是鮑玉所發的金蝙蝠了。其時鮑玉見紫陌已上邊廂。把這賊人打下後。便和陳彪從牆上走來。三人會合一處。也不打話。在屋上如履平地。逕向刺斜裏躡出圍牆。離莊而去。仍由小路飛奔。約摸有半里許。回首一望。譚莊後面的火勢已熄。前邊莊門外。有無數的燈球火把。照耀通明。還在那裏搜尋奸細。我一枝筆難寫兩處事。慢說紫陌等在路上一行走。先將譚莊表敘幾句。方好交代。當時祖壽祖武見教師卞富跌傷。奸細已走。自己又沒輕身的本領。只有呂班一人。還能上屋。怎奈孤掌難鳴。那敢再去嘗試。祖武萬分懊惱。奔入內房。朱家女子已不見。救起兩個老婆子。回身走出。叫一聲二哥。我



們快些下樓。出莊追趕奸細去。祖壽明知無益。却因三弟心中難過。只得隨着祖武下去。可巧懷仁亦到。報說火已救滅。略把心事放下。一半當卽率領衆莊丁趕出莊來。四面照看。那裏還有奸細的影兒。祖武道。料想奸細去還不遠。必抄那小路而走。我們火速趕去。或可追及。得能把奸細拿住。方洩俺心頭之恨。祖壽道。三弟。我勸你算了罷。可曉得善者不來。來者不善。我雖未曾與他接觸兵刃。只看他臨行時從容不迫。敢在我衆人前露面。旋身跳走。還能夠打傷我的教師。足見他本領不小。萬一追及。恐也不是他的對手。不如暫且忍耐。容後告知大哥。再行報仇爲妙。祖武聽二哥勸解的話。很是不錯。況且想起前天的事。自己已領教過了。還是不去追趕的便宜。只索得歎了一口氣。發恨道。他把朱家女子盜回。又在我後園放火。燒去糧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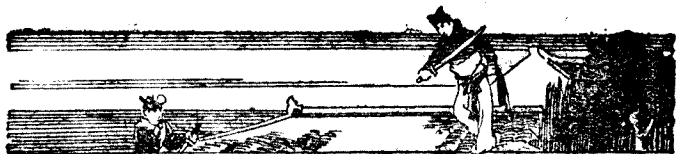
米柴草不少。我實是氣他不過。祖壽道：若不放火，引你出去。他雖有幾個同黨，怎能上樓下手，背着女子走呢？如今木已成舟，不用着惱。幹我們後來的大事要緊，倘得成功，非但仍把該女得來，並且捕捉仇人，也算不得難事。我們快進去罷。祖武無可奈何，只好同衆人快退回。這裏我就算數言表過，又要說到紫陌一邊了。紫陌等三人從小路抄出，到得大路上，料定武隱必在市梢相近等候，如飛的趕回，果然不出所料。離市梢不滿數箭地步，聽得路旁有人尖聲叫喚道：三位賢弟慢走。愚兄武隱在此。紫陌等連忙止住脚步，定睛看時，武隱已躡到面前，握着紫陌手，說道：愚兄在此候久了。紫陌道：今夜又承老哥幫忙，省了我等不少的手脚，真是感激得很，但不知老哥赴京後，怎麼直到此時纔來。武隱道：別後話兒很長，這裏路上不是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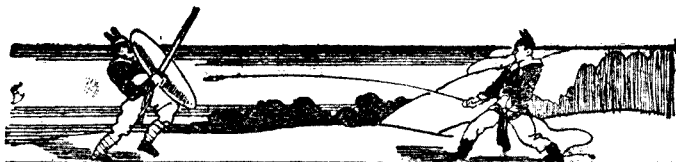
談講的所在。并且天色將明。有這位朱小姐在此。多有不便。咱們須找個地方安頓纔好。紫陌道。這倒不妨。昨天我弟兄出城後。就住在那邊朱家客店。一進市稍卽到。但此刻不便敲門。仍只好越牆而入。來朝店家見我們多着兩人。必然疑訝。我自有話兒對付他。陳彪攬言道。請問武大哥。朱小姐現藏在那裏。武隱用手一指道。就在那邊大樹背後。相煩賢弟馱着他走罷。陳彪答應自去。轉瞬卽至。於是連着背上馱的朱小姐。一共五人。拔步進了市梢。折入路旁小街。紫陌首先跳進矮牆。陳彪武隱等次第躍入。到了那間臥房中。點上蠟臺。耳邊已聞隱隱的鷄聲初唱。陳彪將表妹放下。素蓮要過來拜謝。却被衆人阻止。武隱道。小姐受了驚恐。還請靜養一回。待等天明日出。雇車送小姐回去便了。素蓮應了一聲。是便坐在坑上休憩片時。紫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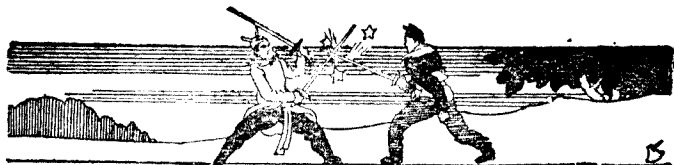
陌再向武隱動問別後情形。武隱備細詳述道。咱先到了薊州。探望梁大哥。他正在家裏。咱便拉他同赴京城。去幹那懲儆奸邪的勾當。耽擱了幾天。那夜進得魏忠賢府第。已有二更時分。見裏面防備得十分嚴緊。出人的人。身上都有腰牌。好在咱們從高處進去。天生成一雙夜光眼。而且居高臨下。從暗中望到亮處。更看得清清楚楚。怎奈府中房屋。實在多得很。好容易定着方向。翻簷越脊。找到後面內書房上。天井中燈光照耀。我們下去窺探。纔見忠賢坐着。與人談話。少頃人去。他起身轉入後間。大約時候不早。是往寢室中安睡了。咱們再要尋時。却找不到他的臥處。或者他另有密室。也未可知。只得仍回到書房天井內。燈火已熄滅了。寂靜無聲。咱就輕輕撬開了長窗。把一封字柬留在他的書案上。插下一口鋼刀。方始退出一同上。



屋回來。到得寓所。已是四更過後了。只做沒有這件事。次日一早出外遊行。就聽得風聲緊急。街坊上三三兩兩的談講。都說這裏皇城中。怎麼有了刺客。敢到九千歲的府裏去。這膽子真是不小呢。現下客店妓寮。和那茶坊酒肆中。都有官兵差役在那裏一處一處的搜查哩。咱們聽得這話。就此出離京城。仍回到薊州來。話至此。紫陌接嘴道。這事我略有所知。是四弟來時對我說的。只未悉此中詳細罷了。後來老哥到了薊州。怎麼耽擱得這般長久呢。武隱又續述道。咱住宿在梁大哥家。聽說當地聞香教會很盛。各處村鎮都有入教的鄉民。不知多少。竟與這裏不相上下。那日咱和梁大哥出外察訪。可巧遇見了咱的師父。咱問師父怎麼雲遊到此。他說從關外紅羅山周師伯那裏來。因知你秉心忠正。特地至此授你劍術。爲世上掃蕩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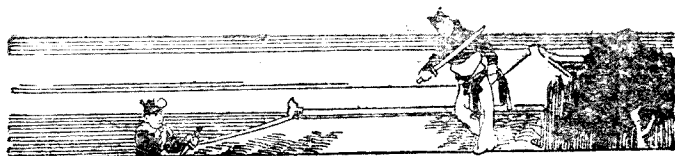
妖魔。咱聽了大喜。邀請師父到梁大哥家內。梁大哥也願爲弟子。懇求收錄。師父一口應允。並訓示道。如今我將劍術傳授你等。均宜嚴守戒律。既不准好色貪財。又不得無故妄殺一人。違者應受天誅。咱二人當卽跪下賭誓。誓畢。師父取出兩個小小劍丸。復道。此劍能鋤奸削佞。斬鬼除妖。功效甚大。但須在靜室中習練吐納方法。至少以百日爲滿。方能運用自如。學成後切勿妄發。發必傷人。你等還宜留意。咱二人唯唯遵命。師父便把吐納口訣一一指教。費了三天工夫。方才心領神會。那日師父要去了。臨行時。囑咐咱一件事。就是教咱來幫助你。救援朱家小姐。預定今夜要到這裏的。咱屈指一算。爲期不遠。因說道。兩月後。弟子習練未成。如何去得。師父道。此時還用不着劍術。你這身武藝。已經足夠的了。咱又道。聽說深州方面的聞香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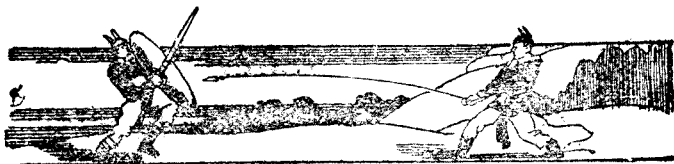
教。卽是白蓮教遺孽。很有妖法。設或施展出來。教咱怎生的抵當呢。師父道。不妨。我算就他那裏並沒妖法。以後別處雖有法力尙淺。也只消如此如此。便可破解。何用擔憂。咱再要問時。師父只說天數已定。萬難預洩。邪不勝正。自古云然。總之善人自有天相。惡者當遭孽報。不必多問。屆時便見。說罷自去。從此之後。咱們倆杜門不出。也不往外邊察訪什麼。只在家內用心習練。果然遵着師父的口訣。將及兩月。功效已著。怎奈咱還有事。只得暫時放棄。前天別了梁大哥。按照預定的日子趕來。昨夜到得譚莊。看過脚地。就在後園一顆大樹上躲着。曉得老弟們一定要來的。等候到二更敲過。果然來了。咱暗中窺見你們種種行動。並聽得更夫的話。後來你們進去出來。咱就上了後進的高樓。伏在屋脊邊觀望。話至此。紫陌回顧陳彪鮑玉笑。



道。當時我也眼見一條黑影飛將過去。心中很有些驚疑。嘴裏却沒有說出來。不知二弟可曾瞧見沒有。陳彪鮑玉同答道。我們還道是驚起的宿鳥。想不到就是武大哥。武隱也笑道。咱不過略慢一些。被你們瞧出影兒來了。後見陳賢弟去放火。知是用吊虎離山計。立即跳往前樓。向下窺探。廳上有不少人在那裏。少時得着警信。看他們一鬩奔出。咱就落下庭心。入內轉上樓梯。闖進東首臥房。見這位小姐坐着啼哭。咱不管三七二十一。先把旁邊的兩個老婆子。倒問明小姐姓朱是實。諒不錯誤。一眼瞧到妝檯上。擺着文房四寶。咱提起筆來。草草寫了幾個字。火速背着小姐便走。想起你們轉瞬即到。咱忽存了好勝的心。有意要獨做這件事。若從扶梯下樓。必然遇見。所以輕輕把窗一開。正見你們走進廳去。咱連忙由窗口躍上對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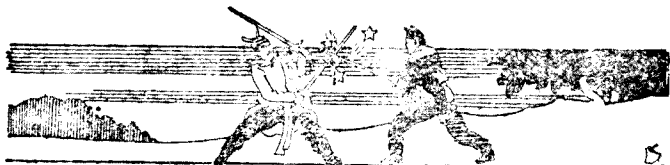
就此一逕出莊。直到市梢上等候你們。怎麼你們這般遲延。難道和那班賊人賭鬪不成。紫陌道。我們見了武大哥的字柬。心已定了。剛要走時。那班賊人趕到。我打發二弟上屋先行。又和他們戲耍一回。方始再走。所以遲延了些。致累老哥候得長久了。這一段經過的事實。敘述方畢。天已明亮。店小二自外走入。見房中多了一男一女。深爲驚訝。紫陌睹此神情。便說。我們是州官衙門派來辦案的。你見了不必疑慮。快去關會你家掌櫃。雇一乘騾車來。在外伺候。停一回兒。就要進城的。小二唯唯退出。少時端進茶水早點。回說車已雇來了。紫陌點點頭。各人梳洗完畢。披上長衣。略略吃些茶點。算清房飯賬。卽請朱小姐出外上車。紫陌等四人步行。一逕進城。要知以後尙有何事發生。當在下回中提出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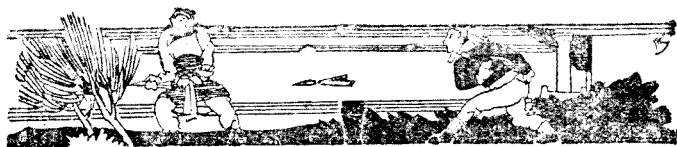
第二十八回

徵妖夢貞魂遭玷污
訂良姻中表結朱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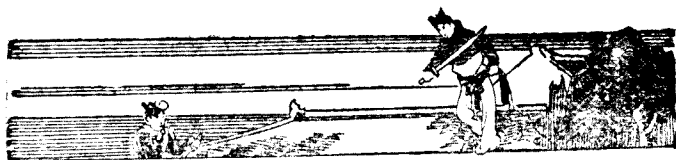
却說衆人護送朱小姐入城。半路上武隱說道。令母舅衙門中。咱却不去。今夜暫宿旅館。明日便回薊州。繼續習練的工夫。免得半途而廢。紫陌道。我母舅並沒官場習氣。平日敬賢好客。非比常人。老哥既不欲相見。小弟亦未敢勉強。但蒙暗中扶助。遠行至此。理宜盤桓數日。聊盡弟等敬意。况目前有大事商量。還要借重你老哥的大力呢。陳彪接說道。我有個很好的主意。武大哥不必再住旅店。就住在我姑母家。一來飲食起居。較爲便利。二來離衙門堪近。我弟兄可以時常相敘。朝夕請教。三來母女有人保護。不怕惡徒再來劫盜了。一舉三得。豈不是好嗎。紫陌又申言道。好得有個恆義在那裏。更毋須避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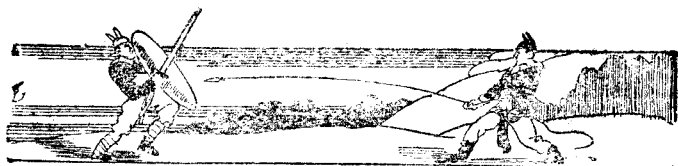
什麼嫌疑了。武大哥以爲何如。武隱聽二人這般一說。只得依允。當下一路談講。不覺進了城關。已近州衙前朱家門首。陳彪搶先一步。來見姑母報告。陳氏聽說女兒救回。喜出望外。忙和恆義三腳兩步。來至門前。適值驛車停歇。恆義跳上車沿。攙扶姊姊下來。母女相見。說不盡悲喜交集。隨後紫陌等都到。陳氏上前稱謝。却不認識武隱一個。當由紫陌從中介紹。並將武隱姓名代達。復說此次救回令媛。虧他暗中幫助。纔能夠合浦珠還。陳氏聽了。忙向武隱稱呼恩公。武隱阻止道。老伯母。以後請將恩公兩字收回。這些須小事。算得甚麼。若再如此。咱只得告辭了。紫陌也道。這位武大哥見義勇爲。不喜客套。倒是稱一聲賢姪的好。陳氏道。救我女兒如救老身。實屬恩同再造。今如此說。敢不從命。賢姪們請裏邊坐罷。紫陌道。我先回衙門走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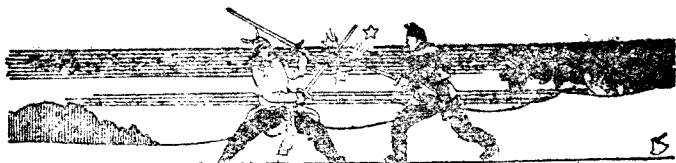
一遭將此事告知我母舅後。再來相敘說罷。轉身去了。這裏母女陪待武隱等入內。敘坐獻茶。一面由陳彪取錢打發騾夫去訖。母煩細表。單說紫陌回進衙內。正見俊才自書院中走出。卽問道。老爺在衙沒有。俊才道。今早老爺未曾公出。剛纔有個本地紳宦。前來拜會。還去得不多一回兒。聽說老爺現在簽押房內呢。紫陌不再細問。立卽來見母舅。從義因知他昨日一夜未歸。就動問探莊救女一事。紫陌詳細稟述。如何與陳彪鮑玉出城宿店。如何夜入譚莊。如何用計放火。如何朱女出險。虧得一陣風武隱暗中幫助。直說到衆弟兄送女歸家爲止。不遺一字。從義大喜道。姓武的既是個俠義中人物。賢甥何不引來見我。紫陌道。他因爲這裏是官府衙門。執意不肯來見。所以甥留他暫宿朱家。盤桓幾日。實有用意。要教他助我一臂之力。往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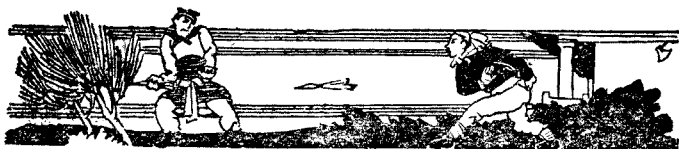
探妖人的巢穴。從義連連點首道。很好很好。我正爲妖人這件事。有人到來報告。雖似荒誕無憑。却與邪教有些關係。本擬請賢甥來商議。實地進行。此刻既有能人來助。這事就好辦了。紫陌道。不知前來報告的是誰。從義道。是個本地的鄉官。姓徐名鎬。字子謙。曾在河南做過幾任縣令。一任州牧。與我本屬同僚。常有交往。後來因病卸職。挈眷還鄉。現住城內北門大街。我到任後。也拜會過他幾次。他今早特來見我。有事密談。他說我膝下猶虛。單生一女。閨名玉貞。愛若掌珠。頗有幾分姿色。年已二九。尙未許人。素來幽嫻貞靜。無事從不出門。那天隨我老妻往北門外菩提庵燒香還愿。傍晚歸來。並沒有甚事故。誰知當夜便得一夢。夢到一家莊院中。被人姦污。醒來雖覺奇異。還道是妖夢無憑。更兼自覺羞慚。秘不相告。過了幾天。又是這樣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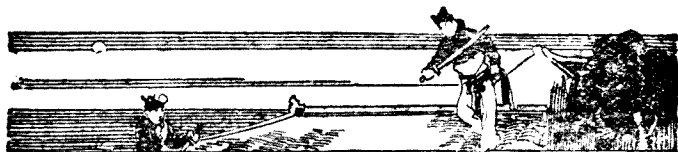
記得那個姦宿的面貌。仍是此人。生一張長馬臉。海下有鬚。約摸四十餘歲光景。身上好像道家的裝束。我女究因面嫩。依然隱忍不言。後來接連幾次。夢夢相同。比那尋常的格外清楚。有一次夢中間他的姓名。他只說姓王。我與你有姻緣之分。故來奉請。我女疑是妖精作祟。纔把前後夢境。告知我老妻。老妻與我商量。請了僧道結壇作法。驅除魔怪。毫不見效。前夜又夢見那人在一處。向我女說道。你休疑我是精靈怪物。我因愛你姿容美麗。且有福相。不久有后妃的希望。你父母亦得享受榮封。以後切勿再告他人。安心從我。就是你終身莫大的造化了。昨晨我女起身。萬分痛恨。向我哭訴此事。定欲自盡。短見了。却殘生。我聽了這話。一面勸慰。一面尋思。想起本地邪教盛行。必然是若輩用的妖法。攝取我女的生魂。不然。夢由幻想。離奇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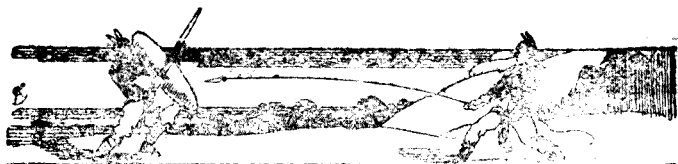
不測斷無夜夜相同之理。因此來見寅兒。代爲一決。我聽了這一番報告。情知事有蹊蹺。徐公猜想得極是。却未便妄下斷語。祇有允爲調查。慰藉了幾句話。他纔告別而去。你想此事奇也不奇。未識賢甥別有見解否。紫陌道。事與邪教無關。那是一定的。毫無疑義。况那人自說姓王。分明就是這個教主王森了。又說不久你有后妃的希望。可見他的志願不小。將有謀叛的舉動。一旦變起倉猝。我城中兵微將寡。決難保守。不如早爲之計。先去探明他莊中的虛實。然後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。派兵掩捕。乘他部署未定時。便不難一鼓成擒了。事不宜遲。還請毋舅速爲決策。甥和弟兄們等恭聽指揮。從義道。事貴從速。我豈不知。但此時派人進省。用文書申詳上憲。恐有洩漏。反爲不美。紫陌道。依甥愚見。一俟探明邪教虛實後。暗差心腹攜書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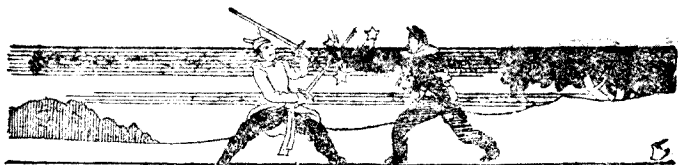
入都。稟明吏部韓公。囑令關會王兵部。密奏天庭。請得旨意下來。我這裏先期聞信。不必等候省憲令到。便率官兵圍捕。出其不意。諒可成功。從義道賢甥計劃甚善。我只候你的信息就是了。你剛纔說那姓武的俠士。現在朱家。可送一席酒去。欸留他多住幾天。紫陌應聲而退。將酒席吩咐送去後。自來朱家與武隱等弟兄敘談。時當正午。擺上酒席。四人歡然暢飲。吃過幾杯。紫陌向武隱道。小弟將老哥告知母舅。我母舅十分欽慕。囑我代爲致意。堅留尊駕多住幾日……武隱不待說完。便道。老弟又說客套的話兒來了。既是令母舅一心爲國。與民除害。咱那有不幫忙的道理。紫陌聽了大喜。就將母舅所說徐家的事。以及訪拿妖人的計劃。備細告知。武隱道。老弟高見。果然不錯。當以嚴守秘密爲上策。此後探得妖人反狀。修書進京。倒不



如教陳賢弟辛苦一過。紫陌未及對答。瞥見恆義走來。說道。我母想起一件事。要和丁大哥商量。故叫我來相請。紫陌只得起身入內。見了陳氏問道。不知伯母呼喚小姪。有何吩咐。陳氏請紫陌坐下。方說道。老身本不敢打攪賢姪們酒興。祇因一時之間。想起我女兒終身大事。意欲許配與陳家內姪。好在遠房姑表。儘可親上加親。相煩賢姪從中撮合。諒不致推諉的。紫陌滿口應承道。此事在我身上。伯母但請放心。陳氏復道。他若不允時。你只說我女兩次遭難。都是他背馱出險。此身誓不再嫁他人。這一來。他決難推却了。紫陌應是而出。卽向陳彪一說。陳彪道。這事須得稟告母親。纔好應允。紫陌道。話雖極是。但親上加親。他是你的遠房姑母。並有愚兄從中作伐。將來告知令堂。亦無妨礙。還請賢弟從權應允了罷。武隱也湊趣道。你做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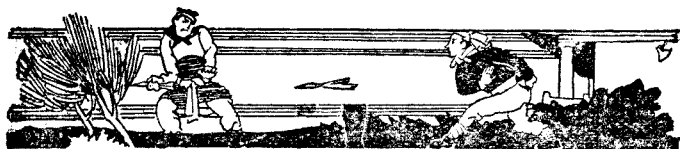


媒。咱做男媒。這位小姐。是個貞潔的女子。你休辜負了這段良緣。陳彪聽二人那麼一講。只好允諾。紫陌當即進內回覆。請陳氏出外拜見。陳彪上前改稱岳母。禮畢。拔取頭上一枝碧玉簪。作為聘物。陳氏接受後。回房交與素蓮收藏不表。這裏弟兄們仍坐下聚飲。鮑王首先執壺敬酒。為四哥賀喜。紫陌等也依次各賀雙杯。飲訖。武隱道。如今朱陳結好。詢是天緣。因着這一樁事。想得一個安排的計較來了。紫陌問有甚計較安排。武隱道。咱想母女們住在此間。雖比城外好些。究不是長久安全的地方。依咱的主見。陳賢弟攜書進京時。順便送母女等回去。更可遮掩教匪的耳目。疑不到與他們有關係了。紫陌拍手稱妙。陳彪道。我母那裏儘可安插。只恐此處有匪徒攔劫。我一人抵擋不住。武隱道。你防着仇人中途劫奪。這也慮得是。那麼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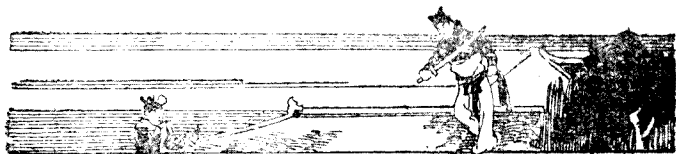


五

咱在後面送你一程罷。陳彪道。只要送出深州地界。我就不怕了。爲因這事比尋常保鏢尤難。倒不免有些膽怯呢。正談論間。陳氏將飯取出。可巧聽得此話。大爲贊成。少頃餐畢。自有衙中聽差的把殘席撤去。弟兄們仍散坐傾談。商量起窺探王森匪穴一事。武隱道。此去城北楊柳村。約有二十餘里。咱從前雖曾經過一次。却沒注意及他的莊院。祇算是地陌生疎。晚上那裏找得到。照咱的意思。今天不必說。各人暫爲休息。明早咱們出城探路。先把脚地看清楚。了。後日夜間進他的莊子。丁賢弟。你道好嗎。紫陌深以爲然。忽又轉了一念。起身囑咐二弟。陪伴武大哥。我有一些小事。幹了來。說罷。逕去。回至衙中。命俊才將王升喚到。道。前番老爺叫你打探教會消息。不知怎樣了。王升答道。前幾天尹先告病假。並沒在外班房值役。直至昨日



纔來。我就請他喝酒。乘間問起他的妹夫。近來教務忙不忙。可有重要的事情。他說妹夫這幾天忙得很。只回來了一趟。據云奉了教主命。在外採辦……這句話沒說完。忽然縮住了口。我急問他採辦些甚麼。他道。這個不好講。你今問得這般仔細。莫非要進教嗎。我趁勢誑答道。我雖久有這條心。怎奈吃了這碗飯。身不由主。只索罷了。現因我有個表弟。他要入教。託我向你打聽。還要相煩你介紹哩。他道。介紹要託我妹夫的。聽說他明晚辦事完畢。定要回家。只須對他說。趁着後天十五。教中大開香堂。就好將你表弟帶領引見了。我當時含糊答應。又問他採辦些什麼東西。他方實說道。採辦的是軍裝物件。爲保護教會所用。恐人家起疑。所以囑咐我嚴守秘密的。我得了這話。也就不問下去了。大相公以爲怎樣。紫陌聽罷。不覺大喜道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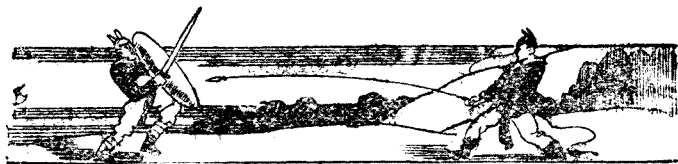


哈哈。這一來。我有計了。要知計將安出。怎生的往探妖人巢穴。請看
下回佈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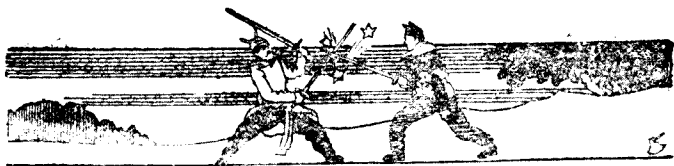
第二十九回

倒樹尋根佯爲入教
焚香開會意在斂錢

却說了紫陌聽王升述畢。正中機謀。喜得一計。復道。你和尹先講的
誑話。說得很好。但是你有沒有表弟呢。王升道。有的是我的姑表弟。
名叫秦得根。現做銅匠生理。年紀還輕。做事很守本分的。他怎肯投
入邪教。那是我信口胡說罷了。紫陌笑道。我豈不知。只要你有這個
表弟。此計便可行得。王升問是何計。紫陌道。你今照着自己先前的
話。囑令表弟後日往投該教。做個奸細。倘有什麼非常消息。速來報
我。他日事成。定有重賞。王升道。這個辦得到。單怕初進教的人。未必



能夠得到重要的消息。紫陌道。我不是專靠他一個人。只消探得裏面的形式。和那近來的舉動。已經足夠了。況且還有一說。入教的人。當給證據。你可曾聽得他講過嗎。王升道。我也問過的。確有入會的憑證。從前只給一張紙。現在却改給了一塊銅章。那會中充當高等職司人員。金的銀的都有。有了這個。纔能出入自由。沒人盤詰了。紫陌道。既然這樣。最好也沒有了。你表弟進了教會。得着這塊銅章。趕緊送來與我看。我便好依樣葫蘆。照此仿造。到得臨期要用時。各人佩帶一塊。混入會中。好教他猝不及備。將這班教匪一網兜盡。豈不是好嗎。王升道。相公這條計。果然妙極。我去吩咐表弟。明日一准入教便了。說畢。轉身卽去。照計行事。我書中毋煩細述。仍說紫陌打發王升去後。心內甚喜。囑令俊才取一副潔淨的被褥。送往朱家。預備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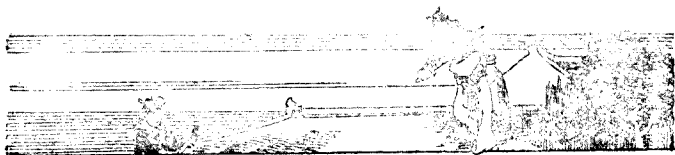


乙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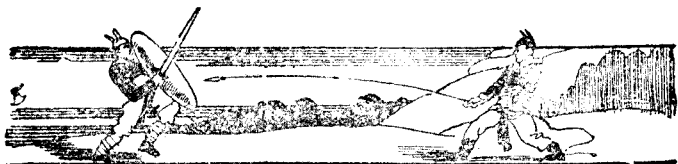
武隱歇宿。自己却先來與弟兄們聚談。告知此事。武隱等個個稱善。當日別無話說。到了晚餐以後。紫陌同陳彪、鮑玉、回衙安歇。次早接照原定的計劃。會同武隱四人。借着遊春的名目。逕出北門探路。吾且慢表。先將王森那邊提一提。等到弟兄們探莊時。再行補敘。這是做書的小筆法。避免文字率直的意思。話絮絮。却說王森自交今春以來。又接到薊州武邑山東等處報告。大半佈置就緒。專候教主約期起事。因此潛謀益急。近日命手下心腹人等。分頭採辦軍裝。應用各物。十分忙碌。一俟齊備。便好約會本處四鄉團總。限期發動。所嫌金錢不足。日用浩繁。因與兒子好賢及譚祖昌等計議。好賢進言道。明日是三月十五。晚上大開香堂。我教中驗面的人。大半要來聽講。爹爹正好乘此機會。只說祖師有壇諭下來。六月初一爲白蓮花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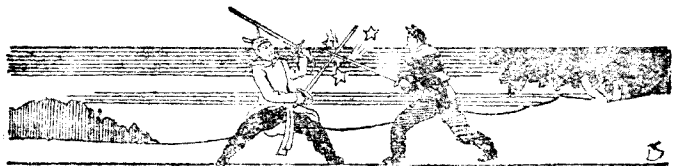
出水生日。凡我教民。均宜到壇行禮。佈施金錢。助成善果。一可消災免禍。二能延壽獲福。三得祖師超拔。後日有升仙的希望。這一來。他們必然踴躍輸將。我得了那筆現款。便好密下命令。約期起事。只要搶得城池。還怕軍餉無着嗎。王森道。我兒所言甚善。明天一准依計而行。好賢又道。但有一節。不可不慮。此時傳出這個風聲。一定鬧動城鄉內外。未免招搖過甚。若被地方官吏知曉。或者要來干涉。說什麼妖言惑衆。我們也須預爲防備。纔是。王森大笑道。這班裝聾做啞的地方官吏。只求保全自己前程。縱有風聲。諒他也不敢前來惹事。況且城中兵微將寡。少有能人。即使不自量力。上省請兵。趕來拿捉我們。必有一番大舉動。我手下的密探。得聞此信。當然先來報告。那時聚集四鄉團衆。併力抵抗。何懼這些少官兵。更兼我這裏護教頭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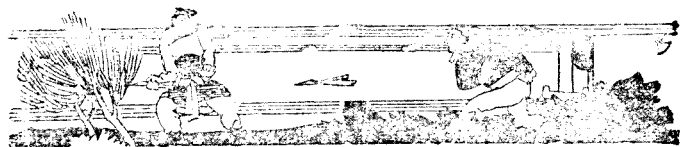
目莊丁等。不下四五百人。近村一帶。全屬我的勢力範圍。儘可高枕無憂。所以我的意思。從不把官兵放在心上呢。譚祖昌也攬言道。近據探事人來報。城中官吏方面。照常辦事。並不見有甚舉動。料想我們的教會。那些文武官員。未必注意。至於防備一層。原屬小心謹慎的辦法。這話也說得不錯的。王森道。待等時期將近。再作道理。不然。須先調着許多人。聚集在本村一處。反招他人的耳目。真變做無事自擾了。當下計議已定。好賢也不便多說。到了次日十五那一天。午前午後。別無要事。祇有住居稍遠的教民。趕來焚香頂禮。和那些託人介紹。到此入教的。很有幾個。就是王升的表弟秦得根。也在其內。魏蛟因受舅兄尹先所託。特地引見教主王森。將姓名註冊。照例到祖師壇前叩頭宣誓。吃了符水。方給他一塊銅章。只可笑他宣誓時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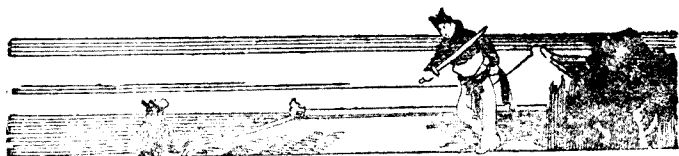
心裏很有些着急。暗說我是假入教。勉強賭下一個咒。上天作不得真的。這種心理。是屬愚夫愚婦所難免。况他是個銅匠做工的人。智識有限。却也怪他不得呢。但得根有一樁好處。做事很精細。說話尙伶俐。所以王升敢託他來窺探秘密。總算他膽子不小。把這事應承下來。跟隨着魏蛟到此。當時行禮既畢。他很留心觀看壇中佈置。規模頗大。氣象甚嚴。却是一座五開間的殿庭。中間神龕內塑着祖師法像。面前擺着硃紅漆拱桌蠟檯。桌上有一藍地金字的神位。還虧他識得幾個字。分明寫着白蓮祖師之神位。位前有個小小玉瓶。插着一枝白蓮花。上面懸掛着旛寶蓋。兩旁擺着鐘磬皮鼓。果然粉飾得金碧輝煌。原來此處殿庭。是去年新蓋造的。比從前的壇場大不相同。得根却是初次瞻仰。不知底細。只把眼前的景象記在心裏。少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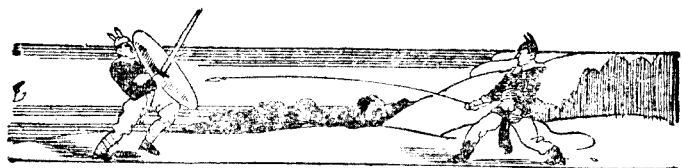
時退出。下了殿外露臺。看那園中地位甚寬。殿後及左右都是大小新舊的平房。不下百餘間。糾略望了一望。因向魏蛟詢問道。這裏的房屋。真是不少。可有人住着嗎。魏蛟道。後面本是舊日的祖師壇。現在改作我們護教頭目的住處。那兩旁的房屋。除却糧米柴草倉敷外。盡是莊丁人等的宿舍呢。兩人正談講着。那邊來了個同事。卽是初時說過的荀鳳。見魏蛟同着個陌生人。問道。他是誰呀。魏蛟道。是我介紹進來的新教徒。名叫秦得根。拜過了祖師爺。本想打發他回去。哩。荀鳳道。今天是十五。何不聽了教主宣講去。這一句話。正中得根的下懷。便道。既有這好機會。能夠聽得教主的講經說法。我就一夜不睡。也不要緊。魏蛟道。那麼你閑坐着等候罷。我還有事。不能奉陪你了。說罷。同着荀鳳自去。這裏得根隨處閒走。好得有了這塊銅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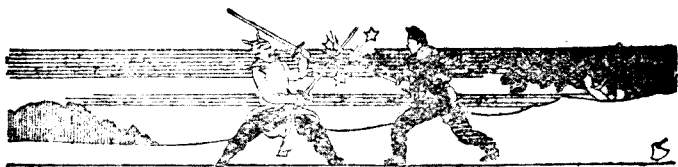
章掛在身上。儘可自由進出。到莊外四周兜了幾個圈子。好容易候到天晚。回進莊中。可巧又遇見魏蛟。因看自己親戚面上。招他去吃了一頓夜飯。等不到一回兒。果有許多的老少教民。和那各鄉鎮大小會總傳頭。有職司人員。陸續先後趕到。祇來得五六百人。有的自往後園中守候。有的在廳堂上坐地。直等到初更將近。外面莊門緊閉。再沒有人進來了。但聽得祖師壇鐘聲響亮。衆人方齊集在殿庭以外。肅靜無聲。壇中有王好賢和譚祖昌等大傳頭八人。宣傳衆人分班入內行禮。每班三十名。挨次而進。除有職司人員。留在壇前侍立。其餘拜罷。退出分列露臺上首。聽候教主訓話。這一來。足有半個更次。方始行禮完畢。又聞殿上清磬一聲。衆人都向內注視。只見教主王森從殿後徐步而出。尋常道家裝束。先向祖師壇前焚香稽首。



然後轉身朝外。正欲對着大衆宣講。忽然抬頭觀看。將袍袖往上一展。忙喚兩旁弟子速排香案。說祖師爺有使命來了。快些俯伏迎接。當下七手八隻腳。把香案對天擺下。衆人皆跪地仰觀。果見半空裏現出一員金甲神將。擲下一條黃紙硃諭。飄飄蕩蕩。隨風吹落。正在香案面前。王森伸手接住。慌忙伏地叩頭。向空朗聲道。弟子謹遵祖師法旨。尊神請退。那神將霎時隱迹不見。引得衆人個個信服。就是秦得根也不覺暗暗稱奇。照這樣送來。究竟天上現出的神將。可是白蓮祖師差遣來的嗎。其實我做書的。早已說過。依舊是王森弄的老戲法兒。因昨天與兒子好賢計議後。恐怕不能取信衆人。想起這個哄騙的法子來。當場出彩。誰也不知他用紙剪障眼的幻術。閒話少敘。仍說王森接了祖師法旨。吩咐大衆起立聽訓。一時靜悄悄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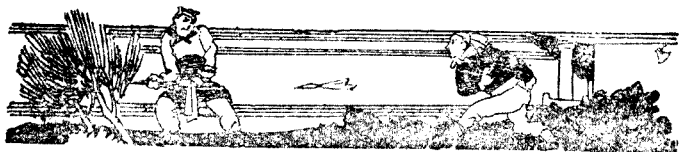


如雁翅般兩行分列。眼睛只望着教主開口。那王森手持着空中吊下來的這張黃紙。高聲朗誦道。在壇衆弟子聽者。今奉祖師勅旨云。一六月初一日爲本教白蓮花出水生日。凡我弟子。各宜量力捐助。囊成盛舉。以佈施之多寡。定功德之大小。不獨免禍消災。延壽納福。並許拔升仙界。證成善果。本師有厚望焉。此諭。一誦畢。又伸說道。祖師差遣神將傳諭下來。那是你們大衆眼見的。既說六月初一是白蓮花出水生日。命我等在壇弟子。佈施金錢。大開勝會。有無量無邊的功德。將來定卜位列仙班。希望甚大。本教主安敢不遵。你們大衆可明白這個意思嗎。衆人齊聲答道。我們得蒙祖師超升。情願傾家助會。成此善舉。王森道。這是你等各人自己的功果。宜量各人自己的財力。毋容本教主勉強的。但有一說。今夜到壇弟子尙少。未見祖



5

師降諭。還望你等出外宣揚。普及各處本教信徒。以便屆期到來。行禮廣結善緣。衆人同聲答應。王森見此計已行。暗自歡喜。又捏出幾句謊言。提高聲。告衆道。現在世界污濁。祖師有改造之意。不久要變作蓮花世界。那時妙香四聞。一掃齷齪臭穢的風俗。使人民同享清潔的幸福。但願你等一心奉教。開勉闢功。將來自無窮的希望。榮華富貴。近在眼前。本教主的預言。你等當牢牢緊記。說罷。宣告散會。退入殿後去了。其時譙樓上已逾三鼓。那些近處的居民。及一城慣走夜路的。各自出莊散歸。此外如大小會總傳頭。和那住居稍遠的人。自有預備的客房。招留歇宿。待至天明方去。以上這一段開會事實。在教中人原屬常例。每月兩次。不足爲奇。何勞在下記載。但此次非比尋常。王森託名白蓮生日。準備約期舉事。是屬白蓮教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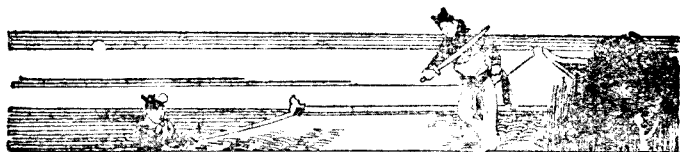


叛的根源。極關重要。在下不能不細細的描寫一番。況且這節情由。非惟從假入教的秦得根。一人看在眼裏。還有會外的四個人。也都窺探得清清楚楚。你道那四個人是誰呢。在下因限於篇幅。只好效學着評話家。暫時賣一賣關子。待下回補筆再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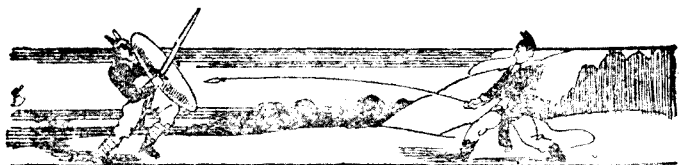
第三十回

四英傑窺探楊柳村
六月朔注重蓮花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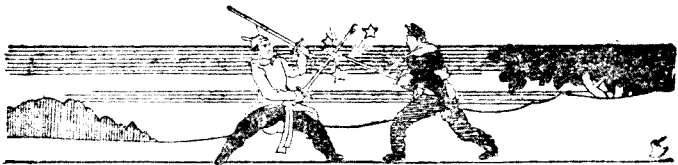
却說上回所講的四個人。既沒有入教赴會。怎生探悉此中祕密呢。并且這四人究竟是誰。書中並未表示。人家都道在下有意賣關子。卽在下也口頭承認的。其實仔細想來。這個算不得賣關子。諒看官們早知四人的來歷了。那四人不消說得。就是丁紫陌和武隱、陳彪、鮑玉四位俠義英雄。他們怎樣的入莊窺探。待在下倒敘一個明白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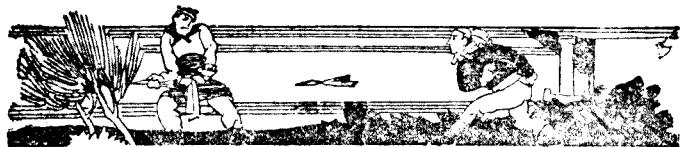
前天十四早上。紫陌等四人改換裝束。充作商賈模樣。只說是郊外遊春。出了北門。信步前行。在市梢上一家酒店中用了酒飯。向店小二問明了楊柳村路徑。一逕往北走去。約摸行了十三四里路。旁有一岔道。那邊人家很多。有幾處村店開着。武隱道暗記得此間叫做桃莊。再行數里。便是楊柳村。相隔不遠。明天正好借此做個歇脚地方。晚上來去很便。不知裏面可有歇店。咱們此刻沒事。何不到那兒瞧瞧去。紫陌等都說很好。就此從岔道轉入村中。桃花正開得茂盛。笑靨迎人。十分豔麗。真不愧叫做桃莊。團團一帶約有百餘人家。內中開着兩三小酒肆。後面都可住宿客商的。店門上有字寫着。紫陌便借飲酒爲名。回武隱等走入客堂。店小二過來招待。問客人們可是飲酒。紫陌等點點頭。揀一張桌子坐下。抬頭見中間掛一軸人物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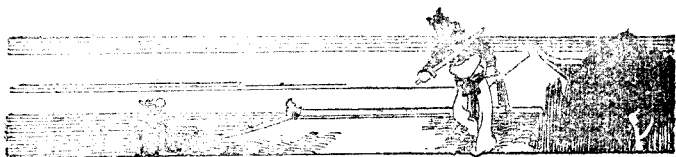
畫宛似洞賓仙師的法像。單差是個白鬚老道，脚下踏着兩朵白蓮花。又像個太乙救苦天尊，心裏早已明白。因向小二問道：「上面懸掛的圖像，可就是教中的祖師嗎？」小二道：「是的。客人們經過這裏，莫非要去往楊柳村求見教主不成？」紫陌笑道：「竟被你猜着了。我們自山東來，特地要見王教主。小二道：「山東的徐副教主，客人想必認識的了。」紫陌誑答道：「我在他手下辦事，怎說不認得呢？」王教主那裏，我却從未到過，所以打聽你一聲。此去還有多少路？」小二道：「相距不滿六里，最為切近。因此這裏的教民，十居八九。我家掌櫃的，也是教中的小傅頭呢。明天十五照例開會，這裏去的人，很是不少。客人們到了教主莊上，諒必要耽擱幾天的。」紫陌道：「我們見過教主後，並不住在他莊上，還要往城中幹些別的事，須待明晚再去赴會。聽教主宣講。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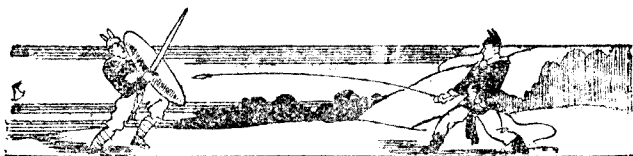
道德小二道。那麼。明天客人們照顧我們小店。後面有潔淨的上房。儘可安歇哩。紫陌道。很好很好。我們辦完了事。一准到這裏來。此刻趕路覺得口燥。你快去拿兩壺好酒。和那下酒的菜蔬。我們吃了。便要走的。小二應聲而去。少頃把兩壺酒四碟菜取來。四人胡亂飲畢。立即付給酒賬。出店逕行。一路上談談說說。遶灣向前。行無片刻。早望見柳陰路曲。翠色空濛。十分幽靜。中間藏着一所寬大的莊院。四周有不少的矮屋。並夾着些竹籬茅舍。疏疏落落。都不與莊院相連。知就是楊柳村了。近村有山有水。風景絕佳。宛然一幅天然圖畫。紫陌不覺暗暗興歎道。想不到如此佳境。偏藏着這個妖魔巢穴。不知老天是何用意。那武隱等也有同樣的觀念。因而紫陌說道。好一個清雅美麗的去處。我們當細細的游玩一回。紫陌道。一入村中。須防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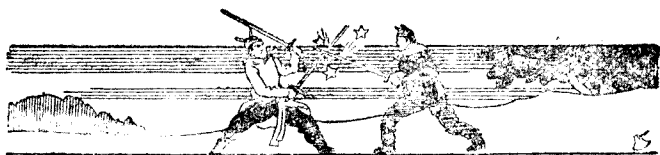
有人盤詰。賢弟們不用開口。有我一人來對付他。陳彪道。這裏行人稀少。只管進去察訪。有甚緊要。諒沒人疑我們是奸細的。鮑玉道。我前番探譚家莊時。果有人向我盤詰。所以大哥防着這一層呢。紫陌點點頭。復道。今日此間這般清靜。待到來朝十五。正不知怎樣的熱鬧哩。一壁說話。一壁行走。已到了村莊入口處。只見一株柳樹上。掛着一塊黑地白字的小木牌。上寫楊柳村三字。爲因該村地甚幽僻。那些遠來新進的教民。不識路徑。所以去年纔掛上這塊牌子的。村中人家本極稀少。自從教會振興後。遠處方有陸續搬來的。但直到如今。周圍也不滿二百家。其間有一條石板新鋪的街道。很爲寬闊。四人一齊走入。看那道旁人家。大半出外工作。將門鎖上。只有兩三家開在那裏。坐着幾個老少男婦。都回着他們注目。更見對面有數



人跑來。紫陌有意開口道。這裏的風景真好。彷彿是神仙世界。我們初到此間。極該從四面游玩一回。然後再去見教主也不遲。武隱懂得紫陌的意思。用手回前面一指。朗聲問道。前旁那座莊院。可就是王教主的住宅嗎。紫陌答道。怎麼不是。比我們山東徐副教主那裏要勝十倍哩。此刻時光尚早。倒不如從這條小路。在後兜抄到前邊莊上。一觀四圍的景緻。你道好不好。陳彪、鮑玉都說好的。也不枉我們山東來走一遭。這幾句話。很有些效力。一入村人的耳。聽說是山東徐鴻儒那裏差來的。便不向他們十分注目了。於是四人遠遠對莊們前望了一望。卽從刺斜裏走去。見那一抹圍牆。約有二丈多高。牆外並無靠近的房屋。只繞着許多垂條的楊柳。儘有接腳的地方。看過東邊一面。料想西邊也是這樣。無須再看。祇覺得這所莊院地



畝占着不少。單差沒有護莊河。總算是美中不足了。當時行至後莊門首。見對面別開蹊徑。另有一條彎曲小路。是否村後的出口處。這却不得而知。紫陌道。我們可以回去了。就從這條路繞道向前罷。武隱道。如能夠通達到前面去。倒是大好的。一條捷徑。這話把紫陌提醒。連聲道好。就此抄將過去。兜彎曲折。穿過兩座樹林。數條阡陌。轉到原來的大路上。仔細認了一認。已在村的前面。相去約有半里光景。雖覺得路窄難行。遠出三四倍路。却可備作後來的用處。紫陌心中大喜。因見迎面來了幾個村民。不便多說。即同着武隱等趕緊回去。進得城關。已是上燈時候。在一家菜館中用了酒飯。方回到州衙前分手。這一宵晚景休提。到了次日午後。各帶上防身刀劍。外罩的衣服。仍照着昨天一樣。邀同武隱逕出北門。直到桃莊這家酒店中。



那小二和掌櫃的。只道他們是同教中人。更加優待。紫陌等四人在上房中坐定。無非吃喝閒談。消磨時刻。挨延到晚餐過後。小二進來說道。客人們要去赴會的。此刻可以去了。倘然不識路徑。不妨跟着我們掌櫃的同行呢。紫陌道。我們昨天已去過一次。不須再有人領路了。武隱道。如此咱們就起身走罷。當下四人出離行去。果然今非昨比。一路上行人不絕。三三兩兩。他四人隨波逐流。不片刻進了村口。行近無一人知覺。整至莊後。並不見往來人跡。候至初更時分。各將長衣卸下。團聚一處。圍牆。早望見園的中間。有一座高屋。屋前壇場了。靠牆一帶有不少的矮屋。正好接



矮屋上首。伏身躡去。用個蝦蟆撲水勢。直

楊柳。他就在樹叉上一蹶。後面紫陌等中

瞭望。不敢起立。爲何要這般樣兒呢。原來

不十分明朗。遮着淡淡的一層白雲。比着

不小心。站在高處。一抬頭便要瞧見。那還

他們大衆不留意。看一個清清楚楚好在此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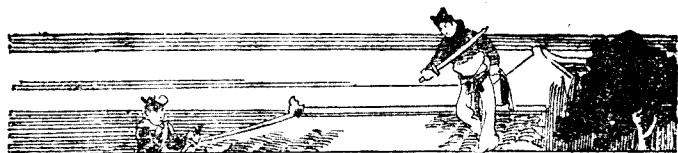
卽是新蓋造的祖師殿庭。現從刺斜裏向下望去。殿

作。全部看在眼裏。讀許多情節。前書中早經說過。毋須再表。至於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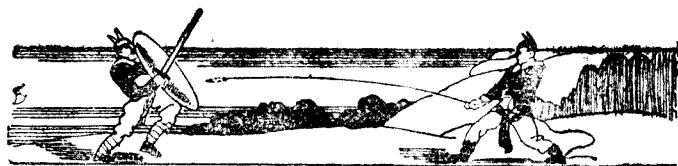
森宣講的聲音。只有後段較爲真切。其餘却模模糊糊。首尾不能完

全了。末了聽得清磬一聲。衆人紛紛散會。紫陌等也跳出圍牆。取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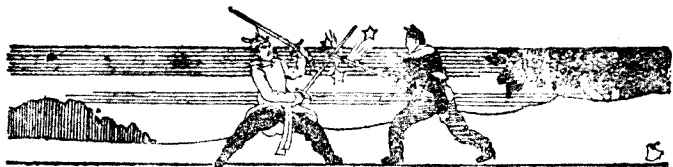
長衣穿了。仍從原路出村。回至桃莊店中歇宿。以上事實。我用倒筆



補敘明白。就算交代。且說到了次日清晨。四人離店進城。獨有紫陌回轉衙中。見了母舅。將探莊始末詳細稟告。從義大加贊賞。正說間。外面王升走入。紫陌一眼瞧見有個少年。在門口軟簾旁站着。因問道。昨天這事辦得怎樣了。王升答道。我把這表弟秦得根帶到了。他聽了我的囑咐。跟隨着尹先的妹夫魏蛟。投入教中。直至今早纔回。把昨夜經過情形。告知了我。我故將他帶來。親見老爺和丁少爺。稟陳一切。現在外面候着。從義道。既如此。你快喚來見我。王升回身喚秦得根。叩了一個頭。起立一旁。從義詳詢教中狀況。得根便從頭至尾的訴述一遍。大半與紫陌探莊眼見的話。約略相同。惟有祖師殿上的種種陳設。以及王森先前的種種言語。爲紫陌所未見未聞的。補綴無遺。紫陌聽了。不覺怦然心動。因說道。前年我師父臨別時。贈



我一封錦囊字柬中有一句云。注重蓮花生日。想不到今日果然應驗了。況且王森宣言告衆。說什麼改造蓮花世界。將來有富貴榮華的希望。足見他的口氣中。有背反朝廷之意。得根道。我初時還不明白。後來散了會。承蒙魏蛟照應。留我到他房中歇宿。問我有甚本領。作何營生。我說自小窮苦。學做銅匠。頗有幾筋蠻力。也曾習練過拳棒。怎奈未遇名師。只好仍作本行。向親戚借了些錢。開了一爿小銅作。勉強餬口度日。現在聽得這裏廣收教徒。量才錄用。所以一片誠心。起來人教的。他却信以爲真。便說你既有些小本領。入了我的教。真是天大的造化。只要我在教主面前。添上幾句好話。保舉你當個小職司。你能夠辦得了。巴給上去。說不定還要做官哩。我連忙向他稱謝。又竭力的恭維他。他更歡喜道。你看我做開國元勳。像也不像。



我說怎麼不像。情願在你部下執鞭隨鐙呢。我口中雖是這般說。心裏已早明白。當晚坐到天明。立即告別回來。照此看去。造反是意中事。丁相公果然料得不差。紫陌道。你入了教。當有憑證。可曾帶來嗎。得根回說有的。即從衣袋內掏出一塊銅章。雙手獻上。紫陌接過。先遞與母舅看了。然後自己再行細看。見這塊圓形黃色銅章。雕刻着一朵蓮花。花的中間有個王字。上面四個小篆文。是蓮花會章。並不十分細巧。不覺點頭微笑。湊近母舅耳邊。就如此這般的一說。要知所說何話。怎生的捉拿王森。我當在下回書中剖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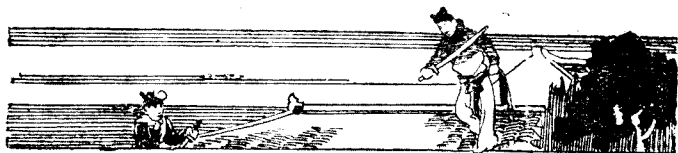
第三十一回

假造徽章密招銅匠
細談契闊重聚金蘭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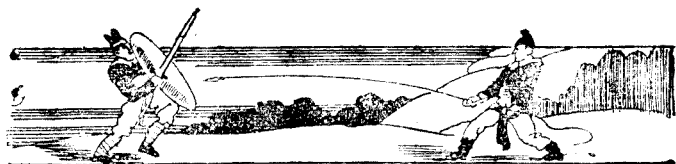
却說秦得根來衙報告。將教中給他的銅章呈上。丁紫陌看過後。欣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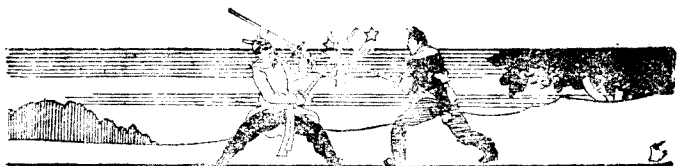
然得意。就在母舅耳邊如此這般的一說。你道說的什麼話。卽是前天利王升講過的計較。從義聽了。也甚喜悅。因向得根說道。你平日既做銅匠生理。可能照着這塊銅章上的花紋字樣。仿造得一般無二嗎。得根道。這是翻砂鑄成的。花紋字樣。不甚精美。有了這個做模型。仿造自然相像。單差要比原樣略小一些。粗心人却看不出的。從義道。只要眼前混朦得過就算了。限你一個半月。照樣鑄成三百塊。你能趕辦得到。只等事成後。定當重重獎賞。紫陌也道。此事關係甚大。務宜嚴守祕密。若在你自己家裏。難免走漏風聲。不如到這裏衙門中鑄造。把應用的東西取來。倘要夥計幫手。由你喚召便了。得根道。小人作內。只有一個夥計。兩個徒弟。都是我的心腹。一齊喚了來。也不妨。祇須禁止他自由出入。更不怕走漏風聲了。准定依期造成。



待小人先打一個樣兒。請老爺察奪。從義見他如此心細。甚是喜悅。旁側王升稟道。據奴才看來。可叫他在後園中鑄造。較爲祕密。囑令管園的小心看守。不准衙中差役人等走入。所防的就是這個尹先呢。從義道。不妨。我這裏正有一樁公事。可差他到外省去。來回日期。至少要三個月。那時王森已被我拿住。還怕怎的。你快往賬房中取二十兩銀子來。我自有用處。王升答應自去。少頃將銀取到。從義卽賞給了秦得根。囑咐他明晚把東西搬來。後日在園中開始工作。得根謝了賞。同着王升退出。紫陌方進言道。妖人巢穴。現已探明。證實是白蓮教無疑。甥的主見。擬於六月初一夜間。乘他蓮花生日開會時。率兵掩捕。混入機關。包管將匪首拿住。未識母舅以爲然否。從義道。此言正合我意。六月初一。距今尙有兩月餘。儘可從容辦理。我當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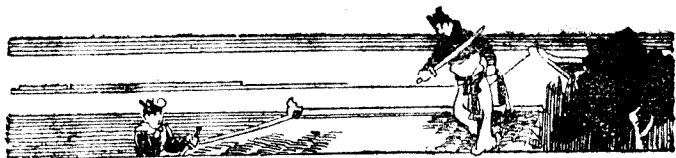
於三日後修一書信。寫明此中原委。差個心腹得力家丁。進京投見韓吏部便了。紫陌道。甥有一事。好教母舅得知。朱家素蓮小姐。已許配我義弟陳彪。因此間究非安全的地方。擬欲遷赴京城。由陳賢弟送往母親處安插。不久要動身了。母舅遣封書信。何不就教他順便帶去。投入吏部府中。專候回書下來覆命。便可屆期行事。這一來。人不知。鬼不覺。連這裏衙門中人。一齊瞞過。莫說是外邊的人了。從義道。此計甚妙。大可遮掩外人耳目。但陳彪一人。保着朱家母女進京。只怕還有些不妥。紫陌道。他們也曾慮及。可託武隱暗中護送一程。便不怕有意外的岔子了。甥舅二人商酌停當。紫陌起身告退。回到西書院中。換過一身衣服。來到朱家。將上項與母舅商酌各節。向陳彪說了。又請陳氏出外。告知護送進京一事。陳氏非常快活。准定三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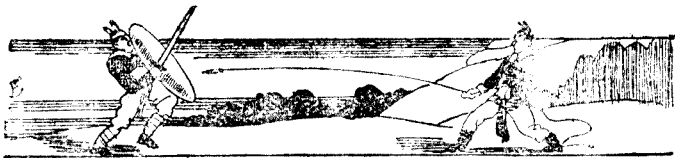
日後起程。武隱也担任暗中相送。橫豎這兩月沒有事。落得在外閒遊。順道往薊州探望梁大哥。回頭再來幫助未遲。所以聽了這話。更是有興。不然。天天閒坐着等候。把身子都要悶壞了。就是陳彪做過鑛局生理。本屬奔走遠路的慣家。雖負着投書重任。也不放在心上。更兼有武隱在後暗助。益發把膽兒放大了。當時紫陌託鮑玉喚了一席酒菜來。弟兄們歡呼暢飲。直至薄暮方散。書中有話卽長。無話則短。轉瞬間已過三日。朱家母女及繼兒恆義。早把行裝收拾齊備。自有陳彪幫忙。雇了一騎馬。兩乘騾車。就此辭別了紫陌。護送起程。武隱却遲半天動身。暗暗步行跟隨。一路進京去了。今且慢表。只說這裏州衙中外班房幹役尹先。已奉差遣出外。王升的表弟秦得根。昨日帶了徒夥三人。在後園中開手動工。過了兩天。先將圖樣鑄成。



果然與真的相仿。若不細加研究。再也瞧不出僞造的痕迹。得根十分勤力。未及期。已將三百塊銅章如數呈繳。從義再令紫陌詳細察閱。並沒顯露的破綻。大爲稱賞。除雙倍給發薪工外。另賞銀三十兩。作爲獎勵金。惟徒夥三人。須待六月初一後放出。得根准其來去自由。每逢朔望。仍命他往教會中。探聽消息。有意與魏蛟親暱。魏蛟只當他是老實人。並不疑忌。時有真話吐出。他就回來稟報。從義益加信任。擢他做了一個親隨。光陰迅速。不覺已是五月中旬了。紫陌盼望陳彪回書。心甚急切。那天正與鮑玉閒談。見俊才走入通報道。蔣羅兩位相公來了。現在外面候着。紫陌一聽。知是士奇、人傑同至。喜出望外。卽吩咐俊才快請。說我出迎。起身向鮑玉道。二弟三弟直至此時纔來。真令人渴想極了。我等速去招接。鮑玉應了一聲。是跟



着紫陌向外。剛及儀門跟首。俊才已將士奇、人傑引入相見之下。說不盡你兄我弟握手言歡。同來到西書院中。彼此行禮。鮑玉和蔣士奇初次見面。分外致敬。叫聲二哥。士奇也聽得人傑講過。回叫了一聲五弟。依次坐下。俊才送過香茗。人傑道。我們的行李在馬上。託你去搬了進來。這馬匹也是我們自己的。俊才答應自去。紫陌方開言問道。賢弟們怎麼相隔半年。纔到此處。莫非有甚事故不成。士奇道。話兒很長。我只把緊要的先說了。容後慢慢的細述罷。去年自和大哥分手。護送母妹赴南京。數天後行經抱犢山邊。遇見一夥小強盜。被我殺退。少時盜魁來了。自稱金毛犢黃明。知就是三弟的仇人。我當下與他交手。那黃明果然厲害。不能取勝。更兼他手下人多。劫奪我後面的騾車。正在危急之際。忽來了一個少年英傑。拔刀相助。先



把這班小嘍囉殺得落花流水。又來幫我擊退黃明。纔得出險。我感激稱謝。動問姓名。他說我叫小白龍甘霖。話至此。鮑玉在旁攙言道。那甘霖是我父最小的徒弟。本屬金陵人氏。武藝精通。兼識水性。因此有小白龍的外號。他定從我家出來。却巧遇見了二哥。士奇道。不錯。他正回本鄉去。我承他的情。一路送至南京而別。想不到我母到了母舅家中。因路上既受風寒。又吃了一場驚嚇。就此害起病來。延醫服藥。幾及兩月。方才全愈。時方殘臘。我只得過了年關。到元宵節後。拜別起行。趕緊到濟南來。訪得三弟寓處。果在葉有謀家。離巡撫衙門不遠。兩下會見後。他埋怨我來得怎遲。我把這原委告訴他。講起抱犢山盜首黃明。他定要替兄報仇。拉我同去。我說兩人幹不了這件事。必須帶領官兵。纔能夠搗巢滅穴。目前且慢性急。待我見過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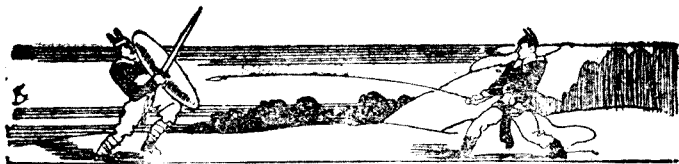
楊國盛姨表兄。再作道理。次日我同三弟往拜國盛。正值他上院回來。奉趙撫臺的命令。着他引兵往濟甯一帶剿匪。爲因匪勢猖獗。堅請我們去幫忙。我們一時高興。應允下來。隨同國盛出發濟甯。未及一月。匪已平靜。大半竄往臨城方面而去。我們便乘此機會。存着假公濟私的主見。慫恿他跟蹤追擊。一直追到臨城。我說這裏有座抱犢山。是匪人最大的巢穴。非進山搜捕不可。我表兄依着這話。兵抵山前。那金毛犢黃明自恃本領高強。帶着兒子黃虎及頭目嘍兵。下山抗拒官兵。究竟是烏合之衆。經不得我們一陣衝擊。那些頭目嘍兵死的死。傷的傷。擒的擒。逃的逃。四散奔潰。黃虎被三弟一鎚打死。黃明却受傷而走。未曾拿獲。總算報了一半仇恨。當時入山搜捕。放出被難男婦數十人。舉火焚了山寨。方始奏凱回省覆命。已是四月。



下旬。我表兄定要保舉我們二人。在營辦事。我和三弟都因記念着大哥。只得婉言拒絕。回到葉家休息了數天。聽得表兄已升授了實缺都司。我也未去道賀。隨卽和三弟動身趕來。不知大哥到了這裏。把當地的教匪。辦得怎樣了。紫陌聽他草草說畢。未及回言。人傑也問道。陳四弟可曾來過沒有。紫陌道。他還是正月到此的。如今奉了我母舅的命。前往京城中投遞書信去了。只等他回來後。我們五弟兄。和武隱大哥。一共六人。不難把匪首王森拿住。肅清邪教的根株。話到這裏。見俊才將行李搬入。卽吩咐在對面房中安置。然後繼續將自己經過情節。及種種預備的計劃。詳訴一遍。人傑笑道。如此說來。我們來得正着。合該老弟兄也建些功績。紫陌道。愚兄盼望賢弟們已久。在我母舅前常常道及。今日當去進謁纔是。士奇道。既到這



裏那有不拜見之理。相煩大哥引導。我們卽刻去來。於是紫陌陪着二人來到簽押房中。先行上前介紹。說這位是二義弟蔣士奇。那位是三義弟羅人傑。從義大喜。因平素聽得紫陌講過。武藝出衆。品格超羣。今日到此。深慶得人。不覺欣然起立。蔣羅卽搶上一步。口稱老伯大人。叩頭行禮。從義雙手扶起。命二人坐了。並不多敘客談。便說老夫久聞二位賢姪精通武略。今來敝衙。當有借重之處。還望勿却是幸。士奇答道。姪等樗櫟庸才。何足掛齒。今日特來探望大哥。獲覩尊顏。承蒙過獎。不勝慚愧。老伯如有差遣。姪等願効馳驅。恭聽嚴命。從義聞他出言吐語。豪爽不俗。更是喜悅。囑令紫陌在書院中置酒款待。好教汝弟兄暢敘一回。恕我不奉陪了。紫陌唯唯。卽邀士奇人傑告退而出。仍回到西書院來。少時擺上酒席。弟兄四人依次坐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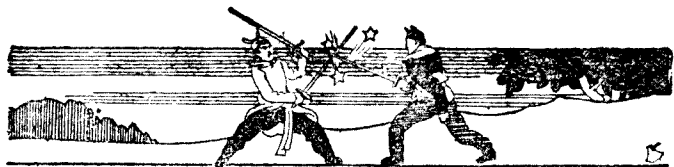


敘飲傾談。說不盡彼此別後許多瑣事。這都是書中閒文。毋煩細述。當日已過。又是來朝。四弟兄出外閒遊。觀玩該處的风景。直至傍晚。回衙。除飲酒敘話外。別無所事。更深方睡。紫陌上床未久。忽覺微微一陣冷風。吹入帳來。好像心上着了迷。恍惚間得了一夢。不知夢中見些甚麼。是否與妖人王森有關。且待我下回解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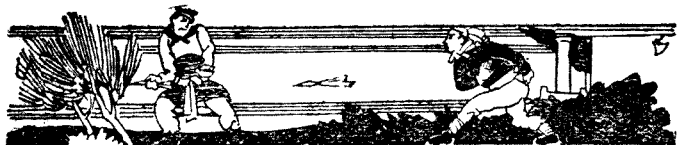
第三十二回

驚疆兆深更來怨鬼
奉鈞諭決計捉妖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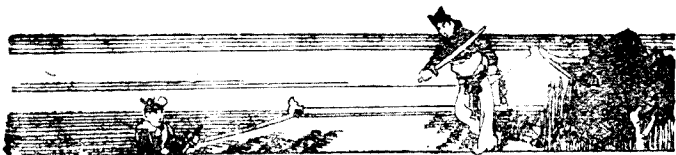
却說這一天是五月二十四日。當晚雖甚炎熱。丁紫陌仍下着帳兒安睡。忽地燈光發黯。從外面吹進一陣冷風。不覺心上一迷。眼見帳門啓處。床前跪着一個年輕女子。哭訴冤情。自說姓徐。被教匪王森妖法作弄。玷污清白。抱恨縊死。懇求貴人代爲伸冤。說罷起身。登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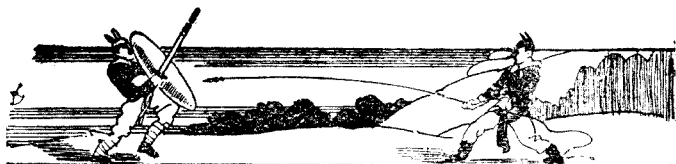
散髮搖頭。現出縊鬼的惡狀。將紫陌驚醒。方知是一場幻夢。記得清清楚楚。分明冤鬼前來托兆。求我捉拿王森。以洩此憤。一時腹內思量。不能成寐。直至五更將近。方得熟睡片時。少頃醒來。已不覺日上三竿了。士奇等起身較早。聽得房內有聲。始行入見。叫應大哥。紫陌披衣下床。自笑道。我今日貪眠失曉了。人傑道。昨天大哥陪着我等出遊。想必是力乏的緣故。紫陌搖首道。不是的。有個道理在內。停一回兒。告訴你們罷。說時。俊才端入臉水香茗。紫陌梳洗完畢。呷了一杯茶。同士奇等到外間坐定。大家吃過了點膳。人傑問道。大哥說什麼道理不道理。此刻可以講給我們聽了。紫陌道。我平日素不做夢。又不怕鬼。昨夜三更。竟有冤鬼如此這般的托兆。你想奇也不奇。士奇道。這個夢中女。大哥曾經會過沒有。紫陌道。我不認識。只聽得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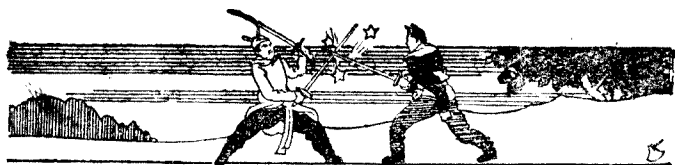
他自說姓徐呢。士奇道：「我們不管他姓什麼，只要到了出月初一，把那王森拿住，這段怨氣便消了。」紫陌點頭稱是，正想去告知母舅，見王升自外而入，回說：「老爺有事相請。」紫陌問道：「你可知曉爲着何事喚我？」王升道：「剛纔徐鄉紳來拜會老爺，大約就爲徐家的事。我不在旁，所以未曾得悉底細呢。」紫陌失驚道：「阿呀，不必說了。」徐家這位小姐，一定又被妖人纏擾，發憤自縊身死了。王升問：「怎見得？」紫陌道：「你不用問，隨我去見了老爺，便知我所說的話兒。」急起身，同王升到簽押房。從義見外甥已至，卽說道：「徐鄉宦家竟出事了。」紫陌搶問道：「敢是徐家小姐縊死了嗎？」從義詫異道：「賢甥怎麼會知曉的？」紫陌就將昨夜夢中所見詳述。從義歎道：「好一位烈性的小姐，遺下一封絕命書，慨然就死。今早他父親攜書見我，托我伸冤，想不到這小姐已在



你跟前訴苦。深知你有擒妖的能力。足見他的英靈不昧呢。紫陌道。王森造孽多端。暗中玷污婦女。當不止徐小姐一個。此外含垢忍辱。諒更不少。所幸爲期不遠。他的惡貫將滿了。從義道。怎麼陳賢姪去了兩月。此時還回不來。不知何故。話未絕。門外軟簾一動。進來一人。正是陳彪。從義掀髯笑道。我正提起賢姪。可巧賢姪來了。路途辛苦。請坐了講話。陳彪向從義紫陌行過了禮。方始坐在一旁。將韓吏部的回書取出呈上。並說道。小姪奉命進京後。立即將書投遞。囑令在寓守候。候至二十多天。方差人來喚我進見。韓吏部把這封回書與我。囑我路上當心。嚴守祕密。切勿延誤。我得了此書。次日便別母離京。爲因公事鄭重。不敢放夜站而行。所以遲延了幾天。從義聽罷。拆開回書一看。上寫道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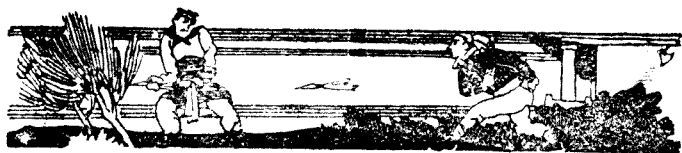


來札已悉。所云該管地方。年來發現白蓮教匪。匪首王森。自稱教主。竊據城北楊柳村爲巢穴。妖言惑衆。號召鄉愚。焚香開會。廣集教徒。散給王字蓮花會章。蔓延各府州縣。以及山東鄰省。到處有若輩蹤跡。日盛一日。後患靡窮。近復察得匪首有潛謀不軌情事。反形漸露。將於六月初一日。假借白蓮花出水生日爲名。約期揭竿起事。危及州城。用特上陳鈞座。請旨密拿。以遏亂源等因。愚按白蓮妖教。國初卽懸爲厲禁。防範素嚴。平日地方官吏。每多充耳不聞。致使萌芽復茁。星火有燎原之勢。其咎安歸。今得賢契覺察。深堪嘉尙。惟此事宜通詳省憲。方合正當辦法。姑念來函中申明原委。爲守祕密起見。與率爾請兵者不同。事屬從權。情原可諒。當卽會晤兵部王公。商酌辦理。幸王公與余意見相合。具本密奏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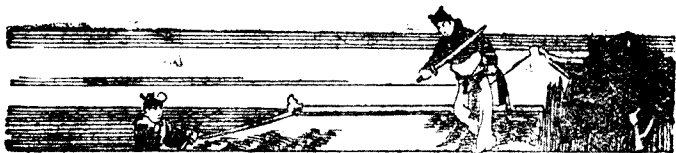


廷不意遲至半月始得密旨一道。通令各省地方文武官吏。凡遇白蓮教匪。着卽一體嚴密查拿。深州匪首王森。命該州知州王從義統率本城將佐。密捕該匪解京。以靖亂源而正國典。此旨下後。愚囑兵部王公緩發各處。先令來人飛報賢契。諒不至走漏風聲矣。還望賢契謹慎將事。毋使匪首倖逃法網。則國家幸甚。地方幸甚。(首尾從略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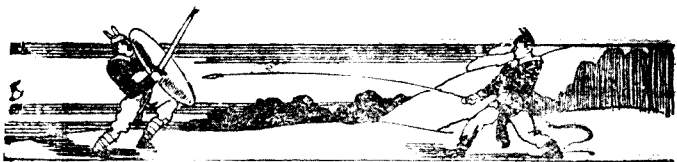
從義閱畢。遞給紫陌看過。方言道。這事若非韓王二公暗地幫忙。不但斥我越軌行動。反招省中大吏嫉忌。并且傳出風聲。被那耳目衆多的匪首知曉。勢必預期猝發。那還了得。區區兩營官兵。如何敵得萬餘之衆。卽使死守城池。上省請兵。必道我做事操切。激變地方了。如今辦得很好。外面一無動靜。只須在此四五天內。佈置停當。那是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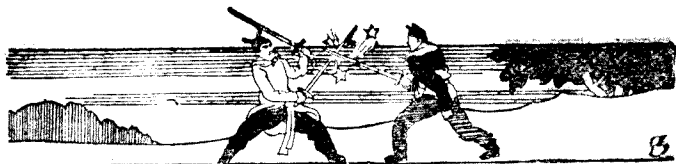
最緊要的關頭。賢甥高才。定有良策。紫陌想了一想。答道。本月是小建。除今日不算外。距離出月初一。足有四天。辦事儘可從容。不宜過早。過早反易洩漏。依甥拙計。明晚可差心腹家丁王升王吉。分頭往請馬都司曹守備到衙密議。囑令青衣小帽單身步行來見。如此辦法。外邊當然沒人知道了。他們來衙後怎樣的吩咐。且待甥今晚想定。明日再與母舅商酌妥善。然後照計施行罷。從義連聲道好。紫陌又向陳彪問道。賢弟到京後。武大哥可曾會過沒有。陳彪道。此番上京。多虧他跟隨保護。不然。出了岔子。連那公事都遺誤了。紫陌道。敢是有仇人攔劫不成。陳彪點頭道。正是。譚家這個小子。怎麼被他打聽着實。結連一班盜夥。中途攔劫。我與他鬪不多時。武大哥已趕到。一陣子的亂殺。傷了不少的人。那小子也吃着一刀。負傷而逃。纔得



出險前行。此後復與他分了手。一路平安。從未見過他的面。諒必他往薊州去了。日內必然要來的。紫陌聽了。不說別話。卽與陳彪告退。回西書院。陳彪由紫陌介紹。拜見了士奇。叫了一聲二哥。又和三哥人傑敘了幾句別後的話。彼此十分親熱。勝過同胞手足。只有紫陌在那裏滿腹籌思。不言不語的好一回。畢竟他是個胸有成竹的人。早將捕捉妖人的計劃。一一安排已定。方與四個義弟飲酒閒談。無非問問京中近來的狀況。論論拿捉王森的策略。銷磨到晚餐後。各乘着酒興。舞了一回寶劍。士奇深贊紫陌這口劍。真稱得人間罕有的寶物。正把玩間。庭心中跳下一人。昂然走入。士奇人傑却不認識是誰。不覺呆了一呆。紫陌陳彪鮑玉都上前歡迎。齊聲叫武大哥。士奇人傑一聽。知是紫陌昨日講及的一陣風武隱。也過來施禮稱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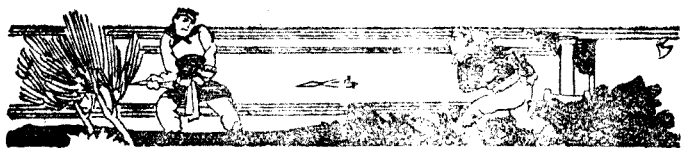


自表姓名。武隱道。久聞蔣羅二位賢弟的盛譽。今日一見。真乃三生有幸。紫陌道。都是自家弟兄。老哥不用客套。請坐罷。武隱並不謙遜。就此坐下。俊才送過香茗。紫陌方問道。老哥可是今天纔到嗎。武隱道。咱昨晚便到這裏。寄宿在北門外小旅店內。料想陳賢弟必已回衙覆命。所以這時候特來探望衆位老弟們呢。紫陌又問老哥一向耽擱在何處。武隱道。咱因路上出了一回岔子。不敢懈怠。一直暗送他們進了京城。纔到薊州看梁大哥。他的劍術將成。咱就住在他家。跟着習練。未及一月。他已功成圓滿。試驗起來。果然神妙。咱却火候未到。尙不能吐納自如。怎奈有事在身。坐不安穩。想起這裏的事。爲期不遠。只得半途中止。趕來赴約。但不知捕捉妖人的計劃。可曾定好沒有。紫陌道。我的腹稿已經打就。如此這般。待明天與母舅酌議。



B

後。便可照計進行。要曉得所說的如此這般。究竟是什麼呢。並非我做書的有意放刁。不肯先說明白。實因這段計劃。下文便要鋪敘出來。所以把這四個字做了替代。免得重言申明罷了。當下武隱也深以爲然。卽欲起立告別。紫陌挽留道。老哥既已來此。不必再去。今晚與小弟同榻何如。武隱道。咱從便道而進。住宿在衙。有關物議。倒不如明日再來的好。紫陌道。此番行事。非比尋常。一爲國家出力。二爲地方除患。我母舅也須親自督率。圍捕妖人。屆時定與老哥會面。老哥何必避而不見呢。武隱躊躇了一回。方答道。既然這樣。咱明天早上便來。說罷。起身卽行。衆弟兄送至簷前。見他抱拳一拱。說聲明兒再會。身子早上瓦房。刷的一道光。已去得無影無蹤了。時已夜深。弟兄們回房安睡。一宵無話。又到來朝。紫陌抽身後。除照例內堂請安。



外。卽至書房中見母舅。將昨晚胸中安排的計較。如此這般的一說。從義連連點頭道。妙極妙極。照這樣的祕密從事。雖未必一網打盡。那個爲首的定可拿住了。但有一層。他的妖法。不可不防。非多備豬羊狗血污穢等物。纔能破得。紫陌道。母舅見教得極是。甥也早有此意。可命心腹家丁去辦來。正計議間。有一家丁入內稟道。外面來個姓武的。生得人物委瑣。很不像樣。他說求見老爺和丁少爺。不知可要喚他進來。請老爺示下。紫陌不待從義開口。先說道。甥因提議正事。未及稟告母舅知道。昨晚武隱已來過一次。甥勸他進謁母舅。協力從公。所以他今日來了。從義大喜道。得蒙義士降臨。助我辦事。真乃有幸。你快出外迎接。說我請見。紫陌唯唯。卽同家丁向外。見了武隱。上前握手。備言母舅十分欽慕。渴欲一見。命弟代爲迎迓。以表敬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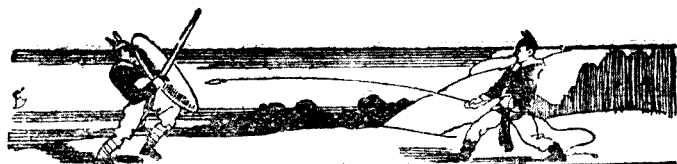


意武隱聽了。也甚歡喜。免不得謙遜了幾句。攜手並行。來至書房門首。紫陌先入通報。然後邀請武隱進內。要知武隱見了從義。有甚話講。怎樣的破獲教匪機關。請看官們少待片刻。下回中便知端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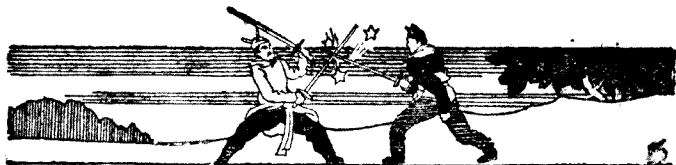
第二十三回

遣兵調將祕不通風
惑衆斂民防其破露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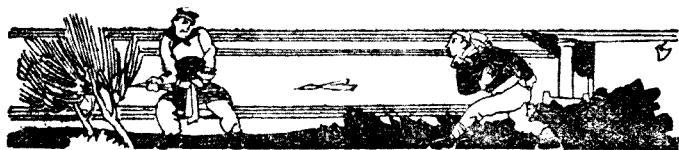
却說州官王從義。是個廉潔從公。謙恭下士的能員。聽得紫陌將武隱引進。春風滿面。起立相迎。武隱慌忙搶上一步。跪下叩頭道。咱乃一介草民。荷蒙大老爺這等優待。那不是折死小民嗎。從義雙手挽起。並道。武義士不必拘禮。請坐了。武隱道。大老爺在上。那有小民的坐位。應當侍立恭聽訓諭。從義微笑道。未免太謙了。有話長談。安有不坐之理。況武義士與舍甥誼屬交友。以後更不必把老爺二字相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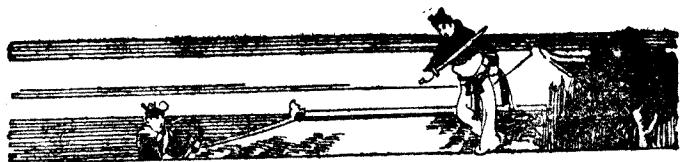
稱只叫我一聲老伯已足夠了。紫陌也從旁說道。家母舅性喜直爽。請老哥勿再拘謙。武隱只得改口道。既蒙老伯如此台愛。小姪敢不遵命。從義復笑道。倒是這樣的好。想老夫身膺地方重任。理當爲國辦事。尤當爲國求賢。替本境人民造福。怎奈一年以來。目覩邪教盛行。匪徒充斥。未能一申禁令。有心無力。也是枉然。今得賢姪們利舍甥來此輔助。仗義鋤惡。正及時機。老夫若再因循坐誤。傲慢自居。豈非養癰遺患。有負朝廷嗎。武隱道。老伯這樣的爲國爲民。小姪等願效馳驅。冒險入龍潭虎穴。掃盪妖氛。從義道。賢姪久闖江湖。見聞必廣。未識辦理此事。有甚良策。武隱道。昨夜冒昧來衙。得聞丁賢弟預定規劃。深合鄙意。毋須更動。只不知這裏兵將共有多少。從義道。都司馬驤。有兵一營。駐紮在南門外。守備曹熊。部下號稱一營。兵額不



足實數祇有三百五十名常駐城內。本衙衛兵一百二十人。有隊長兩員統率。都在衙門左右值宿。此外馬快捕役人等。也有五六十個。統共計算。當在千人以外。可夠調遣否。武隱道兵不在多。只要調遣得法。便足夠用。若以人多爲勝。大張曉諭的剿滅他。祇怕他那裏的教匪。嘯聚起來。比咱們要加上十倍哩。好在此番前去掩捕。無非是出其不意。攻其無備。祕計有了六七百人已足。更宜側重馬都司一方面。他的兵在城外。調動較易。不妨陸續自南往北。照着丁賢弟原定計劃進行。決不致透漏了消息。曹守備只教他守城。派兵四處巡邏。嚴密防範。免得城內空虛。發生變故。衙中衛兵不穿號褂。各藏暗記。可於是日分頭出發。約定地點時刻取齊。老伯由羅陳二弟保護。在後便衣出城。路上充作赴會教民。到得該村。可擇樹林隱僻處潛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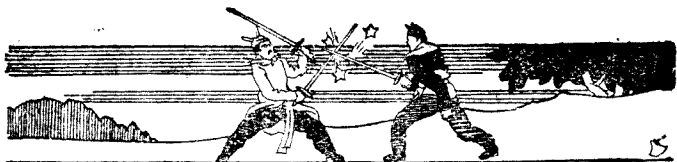
伏一俟裏面信號發出。便從前莊攻入。那些馬快捕役。除密藏暗記外。身上各佩假造的入會銅章。由秦得根引領。混進莊去。咱和丁賢弟及蔣鮑二弟。把二百餘塊假會章。送往馬都司營中。囑咐他們如此。如此。將兵支配停當。半由馬都司統率。從後小路包抄。半歸蔣鮑二弟督領。向前分批混入。咱們兩人帶着信號。却由圍牆高處進莊。只等王森出外演講時。便把信號放起。跳下幫他們動手。裏應外合。還怕這匪首逃遁嗎。從義聽他說了。一大篇的話。動中肯綮。不覺贊美道。足見賢姪大才。至爲妥善。與舍甥原定計劃。相得益彰。不知動手時。當用何物爲暗記。紫陌接言道。此去各帶一白鷄翎。臨時插在鬢邊。作爲標記。便不致自相錯誤了。從義道。很好。就是這樣辦罷。三人籌劃已定。又講了一回閒話。紫陌武隱方始告退。同回到西書院。



中擺席款待。毋煩細表。到了晚間。都司馬驤守備曹熊奉召而至。都是青衣小帽。步行來衙。自有王升王吉執燈引導。直入內書房。見了從義。彼此施禮畢。分賓主坐定。馬驤先問道。未知寅兒呼喚某等到此。有甚緊要公事。從義道。相請二位夤夜降臨敝衙。實因昨日午後。京中兵部文書下來。內有密旨一道。命本州會同地方文武。拿捉白蓮教匪首王森。解京懲辦。事關重大。故特密地相邀。免得走漏風聲。不當穩便。馬驤曹熊齊答道。既奉密諭。便請寅兒發令。某等當恭聽指揮。從義就將預定計劃說了。回頭喚王升道。你去請丁少爺等同來見我。王升答應。去不多時。丁紫陌和武隱、蔣士奇、羅人傑、陳彪、鮑玉。一齊進見。從義命向馬都司曹守備行禮後。一旁坐下。紫陌道。毋呼喚甥等。有何見諭。從義道。非爲別事。只因六月初一那天。你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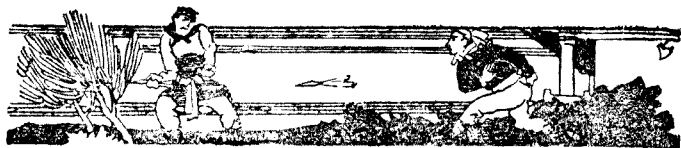


要往馬老爺營中準備一切。故先兩相接洽爲是。馬驤道。足見寅兄想得週到。那天只待令甥來營。再行出發便了。紫陌道。馬老爺回營後。此事暫守祕密。只令人將應用的標記。避邪的穢物。暗暗預備下了。以免臨期採辦不及。馬驤道。世兄說得是。准定早日備好。此去捕捉妖人。全仗世兄指導。某當唯命是從。紫陌聽了。略略謙遜了幾句。曹熊道。提兵勦匪。乃是我武職們分內事。某願挺身前往。請寅兄守城爲是。從義道。守城一事。比捕匪尤關重。故敢奉託足下。幸勿推辭。曹熊方不再言。卽與馬驤起身告退。從義仍命王升王吉引領。從便門而出。因此外面少有人知曉。不露一毫形跡。紫陌等同書院。當晚武隱就住在衙中。不必瑣述。光陰迅疾。轉瞬間已至六月初一。那日早上。衆弟兄來見從義。得悉應用各物都備。然後喚進衛兵隊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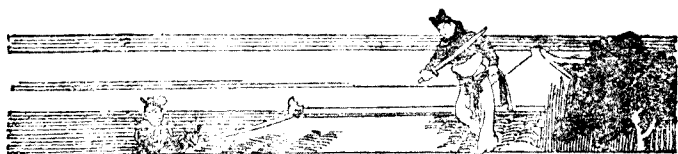


五

張剛、李健。及捕快班頭董超、薛霸密諭今日午後。衛兵夥役人等。不准散值出外。於酉牌時分齊集點名。一律便衣進見。聽候命令。凡不到者。從重革辦。吩咐後。紫陌等吃過了早飯。身上紮束停當。暗藏兵刃。外罩長衣。仍扮作商賈模樣。取了銅鑄的假會章。分爲四小包。由紫陌、武隱、蔣士奇、鮑玉提了。步行先出衙門。臨走時。又向陳彪、羅人傑、囑咐數語。方始一逕出城。來到馬都司營中。馬驥以客禮相待。紫陌問各物可曾齊備。馬驥回說齊備了。卽請世兄指揮。紫陌連稱不敢。仍請大老爺發令。齊集闔營軍士。各穿便衣站隊。聽候檢閱。馬驥不再客氣。命衛卒傳令下去。不多一回工夫。有千總兩名入見。稟稱隊伍齊集。請卽升帳點名。馬都司便邀同紫陌等出外。將花名簿一照點。並無缺少。當由紫陌等檢閱。選出二百名壯健軍士。各給假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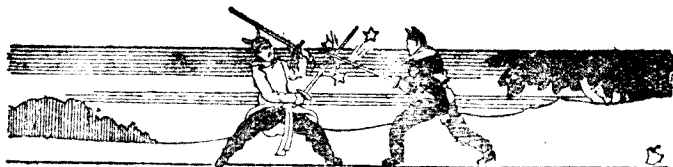
會章一塊。懸掛衣上。又白鵝翎一枝。作爲動手時標記。並給內儲穢物小皮囊一個。以備破除妖法之用。該二百名軍士。歸蔣士奇、鮑玉二人統率。各帶乾糧。陸續先行出發。不准成羣結隊。聚在一處。於天晚後混入莊中。只等信號一起。動手捕捉匪黨。外面自有人接應。不得違誤。另有三百名。剔出五十名老弱者。看守營頭。那二百五十名。當於晚餐後出發。從村後小路而進。分派已畢。蔣鮑候至酉牌過後。次第出營去了。這裏馬都司和丁紫陌、武隱、不妨稍緩。從容吃過晚膳。方始悄悄離營。繞道進發。好在有紫陌、武隱引導。晚間不至迷失路途。我且攔過一邊。再說州衙中也照樣辦理。酉刻點卯畢。馬快捕役計有六十名。分給應用各物。命秦得根在前指引。都扮作教中香客。並帶金銀布施。免得彼等疑慮。這一班打發去訖。囑令隊長張剛、



李健率領便衣衛兵一百二十名。隨後進行。夜間埋伏在該村左右。內中有二十餘人。也佩着假會章。以便自由出入。免人盤詰。專待信號起時。一齊向前莊門衝進。從義發完了。令天將薄暮。飽餐了一頓飯。換過身上衣服。充做遠來有錢的香客。乘坐着騾車前往。却教羅人傑、陳彪扮作車夫。把軍器藏置車中。不露一毫痕跡。那輛車預先雇定。停歇在離衙數箭地步外。所以上車時無人知覺。一逕出北門而去。此間我也算表過。且待發動時再行細述。如今却要說到王森那邊了。王森近來爲着斂錢謀叛起見。準備開白蓮花出水生日大會。召號愚民。與子好賢及心腹譚祖昌等籌畫一切。甚爲忙碌。這幾日內。收下教中富戶捐助的金錢。爲數不少。料想屆期釀資到會的人。必有數千之衆。故將後面的會場。佈置得十分完備。祖師殿上。煥



然一新。且喜城中官吏方面。並沒半些動靜。儘可放膽而行。更有誰來干涉我們。況設教數年以來。每月朔望。定開常會一次。總是太太平平的過去。連絲毫小事都沒有。難道這番便有甚風波不成。那麼一想。益發無憂無慮了。所以居心自大。放浪形骸。除日間辦事外。晚上又幹那弄鬼的勾當。只圖眼前歡樂。竟不顧日後的禍患。以爲開會是件常事。絕不設備。這是他的惡貫滿盈。那怕白蓮祖師知道他大難臨頭。也救他不得了。閒話少說。那天已是五月三十。好賢向父進言道。明日開會。非比往常。有佈施金錢的。有慶祝蓮花的。有瞻拜聖像的。有來聽宣講的人數。必然加上十倍。魚龍混雜。實難辨別。倘或有人前來破壞我的大事。那還了得。故依兒主見。非派人嚴加防範不可。王森道。我兒如此多慮。未免膽小極了。想我教中人。那個不



心悅誠服。有誰來破壞我的大事呢。若說地方官吏。我已命人在城中打聽。至今並無不好的消息傳來。諒他決不致有犯我莊的。你只管放心便了。但晚來人多嘈雜。那是無可避免的事。我當命大小會總及護教頭目人等。佩帶兵刃。四處彈壓。把守進出的門戶。還怕有人攪亂會場嗎。好賢聽父親的話。雖不十分經意。却派人分頭照料。防守門戶。總算依從了一半。也就不再多言了。少時命十二名護教大小頭目。進見。內有四名大頭目。是去年新添的。均係綠林出身。武藝較高。那四人都有混號。叫做小黑驢龐善。小紅燈吳亮。病大蟲祝威。沒遮天洪英。帶同八個小頭目。荀鳳。魏蛟。胡發。韋大。姚賢。何忠。謝誠。宋明。人見。王森吩咐道。明日開蓮花大會。來人必多。爾等須嚴密防範。晝夜巡邏。維持秩序。勿稍疏忽。倘無會章。不得擅行放入。但冀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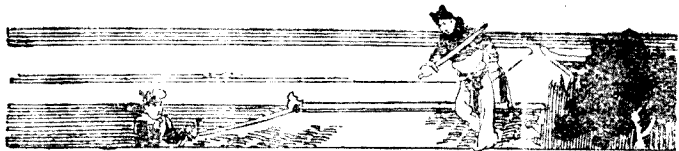
保全無事。安穩過去。當記護教大功一次。衆頭目齊聲答應。於是分派龐善、吳亮、謝誠、宋明、率領莊丁八十名。把守前莊門。稽查出入。姚賢、何忠、帶莊丁二十名。駐守前廳。招待來人。祝威、洪英、帶莊丁四十名。防護園門。荀鳳、魏蛟、帶莊丁八十名。鎮壓會場。胡發、韋大、帶莊丁六十名。在後面左右巡邏。調排已畢。衆頭目奉令退出。不知到了次日。丁紫陌等衆俠義。如何進莊擒獲王森。請看下回露布。

第三十四回

官軍圍捕逆首成擒

兄妹潛逃妖姑作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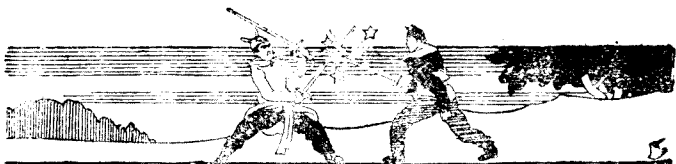
却說王森分派衆頭目畢。自以爲有備無患。決不至發生事變。只等大會開後。有了捐助下來的金錢。便可與各鄉會總聚議。約期起事。於中元節實行。奪據州城爲根本。地。並差人下書薊州武邑一帶。以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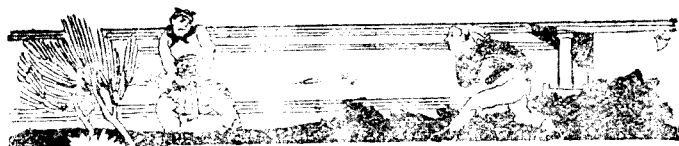
及山東鄰省各處。同日舉發。好教地方官吏措手不及。任我橫行。這
個主意。蓄存已久。所以注重明日開會。一、籌集餉銀。二、審察民情。三、
與各會總決策。預作準備。只道事機將熟。誰知弄巧成拙。這也是天
數註定使然。當日已過。又到來朝。便是六月初一日。問各鄉會總傳
頭先到。見了王森。卽在內室密議多時。彼此允洽。願爲贊助。王森又
指派好賢和譚祖昌在壇前保護白蓮花。兼收捐助欸項。譚祖壽祖
武弟兒看守殿門。其餘會總如尤大福及傅頭等。在殿外露臺上左
右照料。招待遠近赴會的衆教民。並囑好賢關照女兒玉姑。晚上在
舊祖師壇燻燕狐尾。務使香聞遐邇。堅人信仰。一一支配停當。午後
別無可記的要事。到得上燈時候。進莊來的教民。絡繹不絕。紛紛擾
擾。麇集會場。都由守門的頭目驗過會章。方准入內。有的進殿叩拜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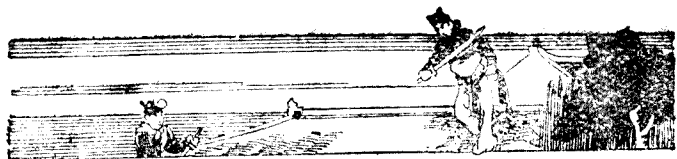
有的捐納銀欸。其時秦得根等六十餘人已到。隨波逐流。散處四隅。或坐或立。在滿園燈光下觀看形色。等不到三四刻工夫。來的人益發多了。蔣士奇鮑玉連同軍士二百名。也都混入其中。圍繞在露臺上下左右。還虧園內地方寬闊。儘可容納。截止到初更過後。約摸有三千多人。一個個伸長着頸子。專候那王教主出外宣講。少停聽得殿中鐘磬聲響。仙樂悠揚。滿園中香氣氤氳。透人心脾。只見在前有八名童子。一對執燈。一對擎旛。一對提鑪。一對捧劍。引導着教主王森徐步而出。今日的打扮。比往時更爲氣概。頭戴蓮花道冠。身披白緞銀繡鶴氅。足登粉底雲履。慢慢的跨出殿庭。來至露臺中間站定。一時同聲稱呼教主的。實是不少。王森左右環顧。見露臺上下四週都立着人。雖比較往常多些。却坦然毫不在意。正要開言宣告大眾。



說明今夜開會的理由。和自己替天行道的宗旨。要教衆教民服從他的命令。做一番驚天動地的事業。這個當兒。驟聞半空中豁喇喇的連聲百子砲響。一道火花。隨風四散。情知有事。不覺呆了一呆。這也是他惡運將終。被那冤鬼纏住了身子。尚不拔步退走。說時遲。彼時何等快速。那些露臺上下左右逼近的人。各將鵝領插鬢。有拔出短刀的。有抽出軟鞭的。也有掏出皮袋的。齊聲吶喊。如潮水般擁上來。先把皮袋中豬羊狗血等穢物。向着王森沒頭沒臉的澆將過去。猶似醍醐灌頂。弄得他滿身上下淋漓盡致。王森欲避不能。一着污穢。任憑你無窮的妖法。廣大的神通。至此也施展不來。心中好生着急。要想向童子取一口寶劍。那裏還來得及。早被蔣士奇一手抓住。轉過兩個班頭董超薛霸。一抖鐵練套了頸子。一取麻繩縛了雙手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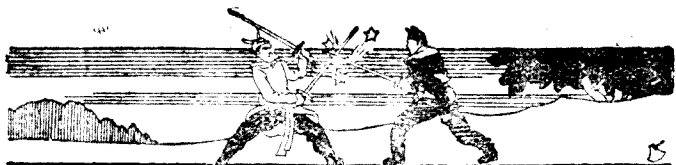
王森惟有高叫快來救我。其時會場裏面秩序大亂。那四圍的數千教民。見有不少的人。擒捉教主。分明是城中派來的官兵捕役。縱有。心上前救護。怎奈手無寸鐵。難以出力抵抗。那些膽小兒機的。却指望逃出園去。往後退走。只有照料露臺的尤大福等諸會總。鎮壓會場的荷鳳魏蛟利八十名莊丁。及把守殿門的譚祖壽祖武弟兄。各抄出傢伙。奔來搶救。蔣士奇即將王森交代捕役看守。忙與鮑玉分頭廝殺。更有二百便衣官兵助力。正酣鬪間。後面巡邏的頭目胡發。率領莊丁六十名趕來。不防靠近圍牆的平屋上。跳下兩隻猛虎。一劍一刀。渾如兩團霜雪。胡發還沒看得清楚。身上已着了一刀。死於非命。韋大喫驚不小。忙把手中棍棒打去。只聽得唳一聲。棍棒已削成半截。跟手一劍。韋大了帳。早嚇得莊丁四散逃走。要知這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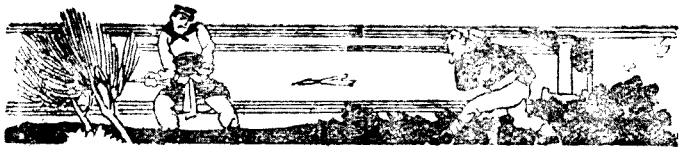
兩個來的是誰。不消說得。自然是丁紫陌和武隱了。他二人於初更前便到。引導着馬都司軍隊。兜抄村後小路而來。穿林度陌。十分幽僻。因此無人知覺。達到後園門首。暫且隱伏樹間。紫陌却和武隱越牆上屋。蹀在高處瞭望。直等到教主王森出殿。方把信砲放起。這聲響不打緊。震得四圍皆聞。不但裏面實行動手。他二人跳下去幫助。就是外邊也同時發作。州官王從義同着羅人傑陳彪。充作香客車夫模樣。到得村上。並不下車。時近初更。從義隱伏在車內。有人問他們來此則甚。陳彪只說是迎接赴會的人。坐在車沿上等候。及至裏面號砲聲響。那預伏村前的一百二十名便衣衛兵。頃刻並起。火把齊明。跟着隊長張剛、李健。衝至莊前。先把莊門圍住。羅人傑陳彪早從車沿躍下。一取雙鎚。一取朴刀。保護着從義下車。從義提一條竹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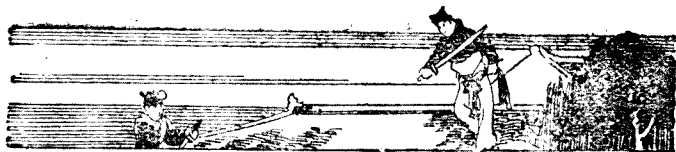
節鋼鞭。在後督隊。羅人傑、陳彪、奮勇當先。飛躍至莊門跟首。張剛李健已與把守莊門的頭目謝誠、宋明交手。另有兩個大頭目、小黑驢、龐善、小紅燈、吳亮。見有人來犯我莊。勢甚兇猛。雖身上各穿着便衣。料定是官兵無疑。情知不妙。意欲將莊門閉上。怎奈不及措手。張剛李健揮動刀斧衝入。謝誠、宋明只得向前攔阻。問那裏來的一夥強人。敢犯我教仙莊。張剛、李健不答。只顧領着衛兵衝殺。龐善、吳亮喝令衆莊丁抵禦。一時攻不進去。有幾名衛兵着了傷。向外倒退。却得羅人傑、陳彪上前。刀鎚並進。一個如流星趕月。一個似倒樹尋根。勇不可當。龐善、吳亮一舞雙鞭。一揮雙刀。拚命抵敵。鬪不多時。怎禁得人傑天生神力。一鎚早將龐善打倒。那邊謝誠、宋明一着慌。也被張剛、李健結果性命。只剩吳亮一個。出逃不得。急卽退入裏邊。還想去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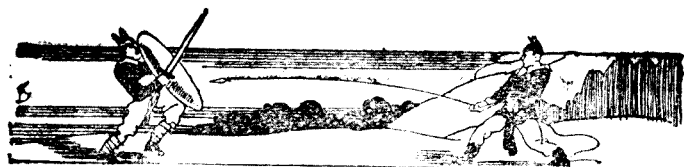
稟告教主。添人出外抵拒。奔到廳前。後面人傑等已將追及。却得姚賢何忠。從廳上聞警走出。見吳亮這般狼狽。正要問外邊怎麼樣了。羅人傑陳彪首先趕進。不及講話。只得讓過吳亮。帶同二十名莊丁。勉強抵敵。先說吳亮一直奔到內園門口。裏面也是一片聲嘶殺。方知內外都出了毛病。那兩個把守園門的頭目祝威洪英。已不在此。只可憐一衆教民。魂飛魄散。屁滾尿流。要想出去。又聽得前邊殺聲震動。明知有大隊官兵。已將該莊團團圍住了。因此一個個你對我。看我對你瞧。做聲不得。內中有許多強壯的。却抄得些長短傢伙。跟着祝威等前去抗捕。其餘皆束手待縛。躲在牆角邊啼哭。吳亮此時也顧不得他們。來看教主要緊。如飛奔入。正見祝威洪英與兩個人賭鬪。一轉眼間。洪英的兩刀被削。登時喪命。大吃一驚。料想教主凶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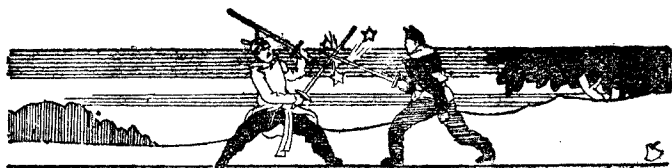
多吉少。自己又孤掌難鳴。還是乘亂逃走爲妙。慌從刺斜裏抄到後邊。誰知園的後門已被馬都司督隊攻破。有不少的官兵衝進。其時急中生智。想起舊祖師壇後有條地道。連忙回身轉入。可巧遇見王好賢和譚祖昌譚祖壽三人逃來。無暇說話。就追隨着他們進了屋子。來至舊祖師壇的後背。另有幾間矮屋。好賢卽關會妹子玉姑快走。那玉姑奉命在此焚蕪孤尾。布散香氣。今見哥哥這般慌張。又聽得外面的風聲。忙問爹爹怎樣了。好賢道。官兵勢大。不計其數。內外相應。兼備污穢東西。用法不靈。我父被擒。無從救護。只得退避到此。且從地道逃出。再想別法救父親罷。不然。連我們的性命都難保了。原來這個時候。碌亂紛紛。我做書的一張嘴說不得兩處話。一枝筆寫不得兩邊事。記了會場中王森被捉。又述及莊門前官兵攻入。却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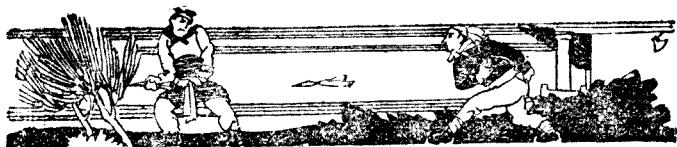
未將好賢提起。其實事出一時。好賢在殿中看守白蒲花。陡聞凶耗。急與譚祖昌取得寶劍。奔出殿來。見父親被捉。困住在露臺中央。頭目荀鳳。魏蛟及會總。尤大福。譚祖壽。譚祖武和莊丁等。都在那裏與官兵決鬪。正要捏訣誦咒。用法解救。詎料天不相助。被幾個官兵瞧見。解開存儲穢血的皮囊。拋擲過來。打個正着。不但好賢一人身上。連那旁邊的譚祖昌也濺得衣服斑斑點點。雖沒有一些痛苦。却變做張天師被鬼迷。有法無使處了。又見那邊屋上飛下兩人。一口劍。一把刀。神出鬼沒。將巡邏頭目胡發。韋大殺死。想必是江湖上的大俠。有這等出類超羣的本領。自知武力平常。遠非他們的對手。並且耳邊聽得外面殺聲震動。大約莊子已被官兵圍住。只怨父親前日不肯盡聽我言。預調各處團丁到來守護。致有今日之失。眼前大



勢已去。倒不如三十六着。走爲上着。保全自己性命要緊。且逃到莊外。再尋別法救父爲是。好在自己羽黨極多。或翻牢劫獄。或搶奪法場。都不難辦到的。否則拚死上前。同歸於盡。未免太不值得了。急招呼譚祖昌快走。祖昌顧不得兩個兄弟。保着好賢。退入殿中。取了瓶中這枝白蓮花。從殿後轉出。耳聞脚步聲響。只道有人追來。回頭一看。却是譚祖壽。祖壽正與官兵動手。忽見兄弟祖武受傷也似的。逃倒地。急卽脫身。逃進殿中。把殿門閉上。下了關鍵。手段十分敏捷。飛到後邊。會見了哥哥祖昌和好賢。報說祖武傷亡。祖昌大爲悲感。隨好賢避進舊祖師壇後矮屋。那時外面的吳亮也逃來了。好賢關照妹子玉姑。速從地道出走。這幾句話。上文已說過了。母煩再述。只說玉姑雖掛念着父親。態度却不慌不忙。聽外面人聲鼎沸。逼近屋前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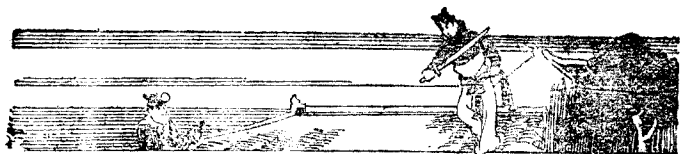
便將狐尾收起。又取了架上天書。一面吩咐衆人開放地道門。一面嘴裏念念有詞。對着外面吹一口仙氣。免得官兵卽刻追尋到此。他的法兒未受污穢。却還靈驗。頓時屋外起了一層黑霧。暫把這個地方罩住。照此說來。法術縱然厲害。一經污穢便沒用。還有甚希罕呢。不知內中另有一說。王森所得的下部天書中。祇有各種法術。並沒避穢金剛符咒。因此吃了這苦。後來到徐鴻儒手裏。又得一部中卷天書。纔知避穢方法。更比目前厲害多了。數言表過。仍說玉姑作法畢。方和好賢等一共五人。從從容容的由地道走了。要知他們逃往何處。是否糾集羽黨。再來劫救他的父親。待在下略停片刻。於下回書中續解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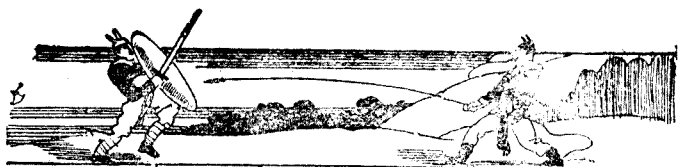
第三十五回

搜黨羽得地道機關
獲人犯解州城衙署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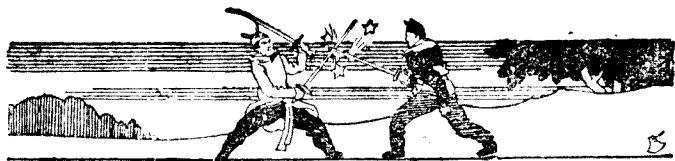
却說王好賢兄妹等一衆五人。從那祕密地道中逃出。我書暫且按下。又要說到官兵一方面了。前面州官王從義督隊已進莊門。羅人傑、陳彪、張剛、李健先入。殺死龐善、謝誠、宋明、三頭目。那些莊丁除傷亡外。盡被捆縛在地。只脫逃了一個吳亮。羅陳追將進去。廳前有頭目姚賢、何忠攔阻。自不量力。一交手便送了命。二十名莊丁亦皆就縛。羅陳等轉入廳後。一直進去。是王森住的上房。見裏面只有十幾個婦女。並無男子。就暫時不去驚動他。派八名衛兵守住宅門。不許他們自由出入。然後由陳彪在前引領。從廳的左邊拐灣進行。逕入閨門。時將四鼓。王從義等隨後都到。在那慘淡的燈光中。照見無數



教民赤手空拳。欲逃不得。呆呆地站在牆邊。耳中殺聲已定。向前望去。大殿露臺上火把明亮。照耀如同白晝。曉得馬都司已從後門攻進。從義便吩咐張剛、李健帶兵四十名守住園門。自己與羅人傑、陳彪督隊巡進。是時教匪頭目祝威、洪英已被丁紫陌武隱殺死。荀鳳、魏蛟也由蔣士奇、鮑玉擒住。會總尤大福上屋脫逃。譚祖武因傷斃命。那些動手的莊丁教民。一半受戮。一半就縛。大事已定。馬都司從後面進園。四處搜尋餘黨。打破殿門。不見人跡。帶兵抄到殿後。祇見黑霧漫漫。並無房屋。只得退了出來。可巧王從義等走上露臺。兩相會面。當有班頭將匪首王森押過。驗明確係正身。秦得根上前稟道。王森有子好賢。也是正犯。剛纔見他逃入殿中。現下搜查無着。想已被他漏網了。從義道。難道他插翅飛去不成。且待天色明亮。再行搜



索諒可弋獲的。得根道。小人記得殿後還有幾間矮屋。馬大老爺可曾搜過。沒有馬都司道。我已看過。但覺得烟霧迷漫。好像後面並沒有房屋呢。從義道。或者是妖人弄的玄虛。待我去看來。於是帶着丁紫陌、武隱、蔣士奇、羅人傑同去。命幾個衛兵執着火把前導。穿過殿庭。到得後面一瞧。果然模模糊糊。又不像一片平地。煞是作怪。紫陌道。若是妖法。我有法兒破他。說時。探懷取出這面辟邪寶鏡。準對着黑處照去。只見一道白光。射出有數丈地步。霎時烟霧四散。房屋全露。眼前清清楚楚。一並排七間平屋。從義大喜。便叫紫陌領路。推門而進。一同轉入屋後。略有椅桌陳設。只希奇平地擺着一盞油燈。中間地板上微現痕跡。釘着一個很大的鐵環。早被紫陌看出。用手將鐵環抓住。向上提起。果是地道的門戶。取燈照着。約有丈餘深淺。砌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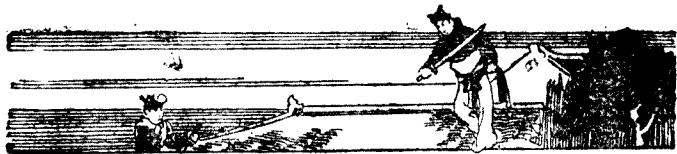


已

十幾步階級。回頭向母舅道。這王好賢等羽黨。定從此逃走了。從義道。諒已去遠。不必追趕了。好在匪首就獲。此外羽黨。只算我網開三面。由他脫逃了罷。誰知這幾句話。大爲誤事。常言道。一斬草不除根。逢春必發芽。以致後來薊州深州失陷。擾及直隸一帶地方。百姓們受兵燹之苦。未免要歸咎從義。其實是國家的氣運。上天註定的劫數。斷非人力所能挽回的。此事吾且慢表。只說從義見邪教餘黨。脫逃了數個。那裏放在心上。祇命衛兵將地道閉塞。再向旁屋中搜查。搜出無數的軍裝旗號兵器等物。一齊搬運向外。方把門兒封鎖。大衆回到殿中。天已明亮。同時馬都司也帶着部兵向各處搜索。檢得馬匹二十餘騎。糧草約近千担。報告從義。從義却注重一千人犯。卽與馬都司到露臺上。分設公案坐下。先將正犯王森及從犯荀鳳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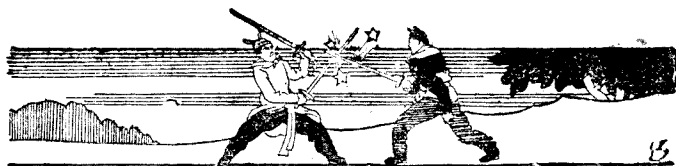
魏蛟等點過了名。又將附逆抗捕各莊丁教民一一點畢。計共二百餘人。均須帶回衙門審訊。其餘二千多教民。本擬一律處治。因體上天好生之德。開愚民自新之路。姑從寬典。不加誅戮。着將邪教會證銅章一併繳出。始准釋放。這一道命令傳下。那些稍存天良的教民。很感激州官恩德。內中有迷而不悟的愚夫。却還怨恨着州官多事。將來祖師必有報應與他。當下顧着性命。各無言語。一個個把會章繳上。得了逃生的去路。從義待他們繳畢。方傳諭開了園門。准由前莊放出。這二千餘教民。真個忙忙如喪家犬。急急似漏網魚。盡向外邊去了。時已旭日東升。燄赤如火。從義命將地上屍骸。拖出後園葬訖。然後撤去公案。退回殿內。指揮衛兵搗毀了白蓮祖師像。取得白蓮祖師的神位。作爲白蓮教的證據。始從殿中走出。將門封鎖。吩咐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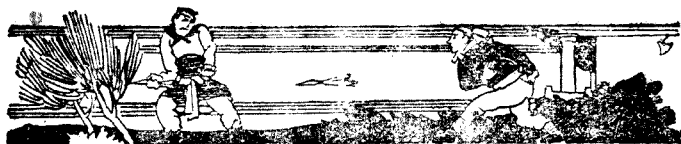
押解人犯起行。內中如王森及受傷的。着令衛兵扛抬。餘皆纒縛雙手。逼令自走。所有抄出的馬匹。盡行帶到外邊。預備乘坐。軍裝糧草等物。暫且存儲在內。緩日派人再來搬運。料理停當。一齊出園。馬都司等先押着人犯向外。從義又與紫陌等十餘人。走入王森內宅。在他書房中搜出不少謀叛的證據。犯禁的物件。和那教民的名冊。均交手下帶回。至關重要。宅內老少婦女們。都係了環僕婦。此刻暫行看管。俟回衙後發落。搜查既畢。因裏面尚有箱籠器具留存。所以衆人退出後。也加上封皮鐵鎖。以防偷盜。辦理既妥。就此齊至莊外。命傳地保到來。無非叫他小心看守的幾句話。說罷上馬。見自己坐來的那輛驟車。停在路旁。便叫董超、薛霸兩班頭。將王森押入車中。着卽起行。當有馬都司在前開路。督隊護從。中間夾着一千人犯。從義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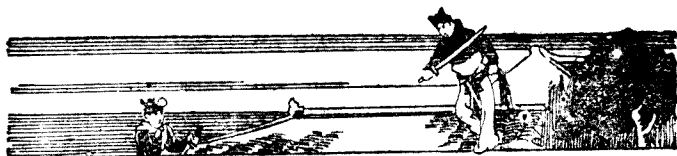
和丁武蔣羅陳鮑等衆英雄。乘馬的乘馬。步行的步行。在後押隊。一共計及千人。滔滔滾滾。向城進發。未牌時候。已抵州衙。命將王森上了刑具。收入內監。荀鳳、魏蛟、及傳頭等。佩有銀質會章的。暫寄外監收禁。餘如附逆抗捕各莊丁教民。着關禁在幾處空屋中。派兵看守。一面吩咐整備酒肴。款待馬都司及衆英雄慶功。一面由帳房分發銀兩酒食。犒賞營兵衛隊馬快捕役人等。其中或有受傷的。加倍發給。此時內外聚飲。彼此飢渴已極。各各飽餐了一頓。直至酉刻散席。曹守備也聞信來了。相見之下。從義一樣慰勞有加。犒賞守城軍卒。並囑他今夜格外戒嚴。防有劫獄情事。曹守備答應退去。馬都司亦起身告辭。從義道。昨夜老兄辛苦。暫請回營休息。祇須留兵百名。在此駐守保衛以防不測。明日更有一事奉託。再到王森莊上。將所有



留存的軍裝糧米。以及他的私財箱籠各物。一齊搬送敝衙。當教書吏造成清冊。申文達部。備敘老兄功績。定有高升的希望。馬都司遵命稱謝。興辭而去。果留部兵百名。在衙門左右駐紮。不必細表。從義又傳隊長張剛、李健進見。囑令歇宿在監獄外。小心防護。分班徹夜巡邏。毋使疏忽。致干未便。調排畢。自回上房休憩。紫陌等弟兄六人也歸西書院歇息。當日無話。到了第二天早上。從義升坐大堂。命將王森帶出審訊。獄中禁卒恐他作法逃遁。預把婦女的穢布。裹在他的頭上。王森果然無法可施。只指望兒子好賢和衆教徒前來劫救的了。此刻來到堂上。見了州官。並不倔強。自知證據確鑿。情真罪當。無可諱飾。所以一經審問。直認不辭。免受皮肉多少痛苦。當場畫了供。仍發下監禁。不准有人前來探望。嚴加防範。此外荀鳳、魏蛟、及傳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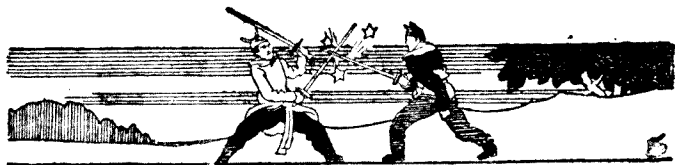
頭等。一一問過口供。盡皆俯首承認。只求筆下超生。公侯萬代。從義訊畢。也將他們發入內監。至於一班莊丁教民。宅內婢僕婦女。罪狀雖輕。亦屬甘心附逆。未便擅專釋放。也須請旨定奪。再行發落。當下退堂。至簽押房坐定。請得紫陌和幕賓來。商議備文達部。這位幕賓師爺是紹興人。姓李號厚齋。確係刑名老手。從義就將口供單與他觀看。厚齋道。此事極關重大。須備文書兩道。一達內部。一詳省憲。方始面面周到呢。從義道。既如此。就相煩老夫子費心了。紫陌道。這道進京的文書。可仍差陳彪賢弟前去。免致有失。從義點頭稱是。正議論間。馬都司來了。已將王森莊上抄出的軍裝糧米。金銀錢鈔。箱籠什物。用騾車裝運來衙。從義即邀同錢穀師爺張誠甫及書吏等。出外查點。錄成清冊。以備計數。各物暫時入庫收藏。事畢。馬都司告退。



刑幕李厚齋自去備辦文書。並將查抄各節聲敘在內。紫陌回西書院。把申文達部一事奉託四弟陳彪武隱道。咱也要去了。明日和陳賢弟一塊兒走罷。陳彪大喜道。那是最好也沒有。路上萬無一失。可以晝夜趕路了。紫陌聽他們二人的話。曉得武隱心事。補足鍊劍工夫要緊。不便再事挽留。因說道。此番全仗老哥幫忙。得告成功。小弟不勝感激。我母舅無以酬勞。任令老哥匆匆而去。王爲抱歉。武隱道。老弟說那裏話來。咱們在江湖下。行俠作義。削佞除邪。濟困扶危。安良去暴。都是一身分內事。豈爲着酬勞兩字嗎。快不要講及。老實一句話。咱因劍術未成。尙欠月餘工夫。不得不早些兒去。記得師父說及。不久山東當遭劫數。勢派更大。少不了咱們這班人。爲國家出力。到了那時。當再來和老弟們相會。紫陌道。我師贈我的柬帖上。也有



此言直魯兩省。妖孽繁興。正不獨王森一個。他不過是尋常的發起人罷了。此時你言我講。無非預料猜測的話。我書中未便贅述。當日過去。翌晨紫陌等六人進見從義。談不片刻。刑幕李厚齋已將兩道文書擬就。親自送來察閱。從義看了一遍。並無錯失。即取赴京達部的一道文書。加上印信。交給陳彪道。此次又煩賢姪辛苦一遭。還望速去速回。說時。復取白蓮教謀叛的書信證據。囑令一併帶往。路上須要格外小心。切勿遺失。陳彪唯唯接受。從義喚王升向帳房取得五十兩銀子。作爲盤費。陳彪却不推辭。藏入懷中。武隱也從旁開言道。小姪在此攪擾已久。今天要走了。擬與陳賢弟同行。從義道。今番承賢姪相助。未獲酬謝爲歉。以後有暇。還請來衙一敘。語至此。令取黃金兩錠相贈。武隱固辭不受。從義回顧紫陌道。你去吩咐備酒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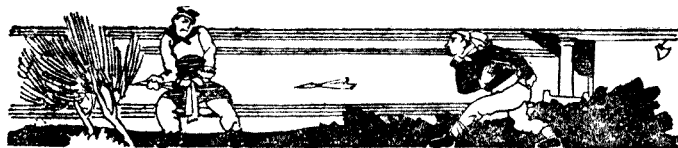


席代我與二位賢姪。饒行紫陌。唯唯遵命。當即與武隱等五人退出。在書院中飲酒。餞別後。陳彪取了些應用的東西。就此與武隱動身進京去了。這裏王從義又打發能幹家丁。上省投遞文書。雙方並進。要知京中回文下來。是否將王森明正典刑。抑或有妖黨前來劫救。我當從下回中詳載分明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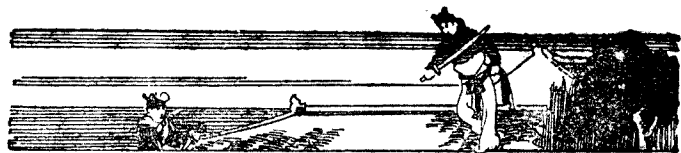
第三十六回

議劫救途中聞惡耗
難解脫獄內喪殘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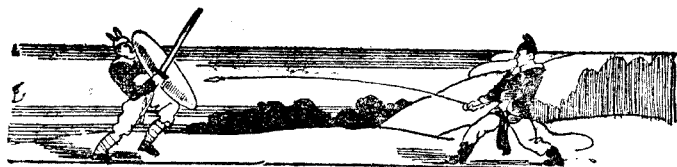
却說上回書中。祇將捉拿王森一事收束。如今却要提起他的兒子王好賢了。當日晚間。好賢和妹子玉姑等五人。從地道中逃出。那地道約有二里多長。直通到一處草屋內。由此向外。天已東方發白。恐怕有人追捕。不敢停留。急急向北奔走。好賢道。我們且到薊州。找得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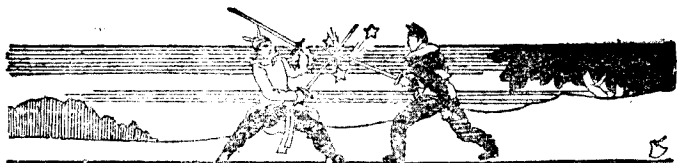
于宏志韓鐸。做個安身的所在。再作道理。於是不分晝夜。逕從小路起趲。那天到達薊州地界。遇見一從前相識的教民。得悉這裏的教會。同日被官查封。于宏志已潛往武昌本鄉去了。韓鐸幸得脫逃。避往西山深處落草。好賢就託他引領。來見韓鐸。商量搭救父親。韓鐸道。本處機關已破。損失會中不少。我雖倖免。尙無大礙。部下有無業教民。隨我到此。嘯聚餘皆四散各鄉。暫爲隱匿。設或定期召集。還能夠揭竿起事。若教他們遠道奔馳。那裏有這個力量呢。況且于副教主不在此間。又少有出類拔萃的能人。如何救得令尊。還請三思。譚祖昌道。我想那州官王從義奉旨辦案。事關叛逆。必然將我教主解京定罪。斷不至於就地正法的。爲今之計。只須多派幾人。速往京城深州兩處。分頭探訪。更宜注重深州方面。暗中密約城內外教民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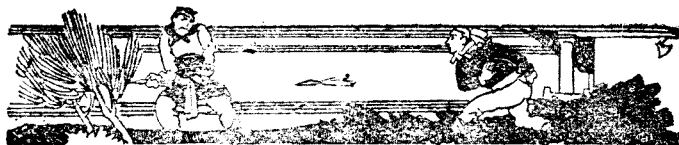
加意提防。萬一有旨下來。當地處決。我只得冒險劫救法場。如果探
悉解往京師。那事就好辦了。我們得着飛報。便可約同涿州侯猛。候
在半路上攔劫。還怕不得成功嗎。好賢點頭道。這話說得很是。但差
那幾個去呢。韓鐸道。我這裏本有頭目八名。兩個被官捉去。兩個身
受重傷。只有四個名叫巫良、柏德、陶魁、范才的。可備差遣。祖昌默然
不語。腹中籌畫了一回。方說道。依我主見。若差幾個地陌生疏的人。
前往深州。如何辦得了許多事。還是仍教吳亮和我弟去的好。只不
知可有這個膽量。吳亮譚祖壽齊聲答道。得救教主脫險。我等雖赴
湯蹈火。萬死不辭。好賢道。二位既肯如此出力。若得成功。或探有實
信回報。將來定加重賞。但你們面貌很熟。回返本鄉。入城探聽消息。
難免被人識破。不當穩便。必須改變容顏。更換衣服。扮作鄉民模樣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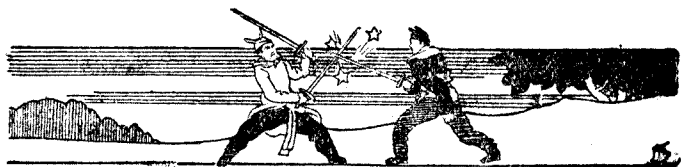
方能避得捕役眼線。不然。我很不放心呢。祖昌道。這樣罷。再差兩個頭呂。遠遠的追隨在後。觀看動靜。那就萬無一失了。好賢拍案道好。命喚四名頭目進見。韓鐸傳話下去。巫良、柏德、陶魁、范才入內。上前行過了禮。好賢問知巫良、柏德是北京人。熟悉京中情形。就差他入都打聽信息。柏德道。咱有個親戚。在兵部衙門做長隨。可以託他探聽的。柏良道。我也有一至交朋友。在魏忠賢府內當聽差的。只此一條門路。以外都不認識了。好賢道。這兩處既有熟人。總可得着一些眉目。即使打聽不出。我也決不怪着你們的。二人唯唯先退。好賢又吩咐陶魁、范才兩個。跟着譚祖壽、吳亮同去。只作彼此不相認識。專司傳遞消息。倘有意外情事。速來報告。切勿延誤。陶范奉命自去。在外等候起行。裏面韓鐸備了酒席。替好賢等接風。玉姑自有他的妻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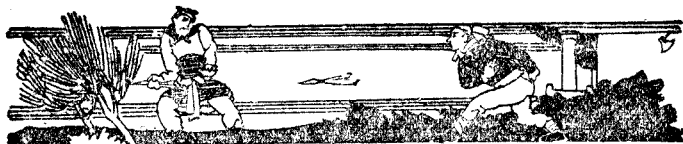
女招待。另備寢室。好賢等因連日趕路辛苦。大家早些安睡。到了次日。譚祖壽、吳亮、同陶魁、范才告別下山。巫良、柏德也赴京都去訖。分頭幹事。誰知費盡心機。結果仍是一場空。救不得父親回來。這也是王森暗中造孽所致。合該數滅。那怕白蓮祖師下山。亦難拯拔他脫離苦海呢。此事我書中未來先說。畢竟王森怎生結局。且待在下表個明白。原來陳彪奉州官命。齎送文書進京。與武隱同行。一路平安無事。來至薊州相近。二人遂相告別。不說武隱到梁家鍊劍一事。單表陳彪進了京城。卽往兵部衙門投遞文書。當蒙王公傳見。將該教謀叛證據呈上。王公閱畢。面諭數語。囑令三日後候取回文。陳彪遵諭退出。回寓省母。又向岳母請過了安。合家歡喜。毋待詳言。却說兵部尙書王泰。接到了深州知州王從義的文書。得悉白蓮教匪首王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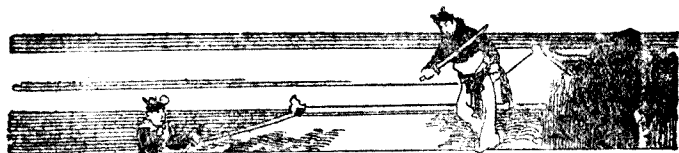
森就獲。並擒從犯教匪等三百餘名。當卽與吏刑兩部會商後。具奏上聞。其時天子爲酒色所惑。久不視朝。卽着東廠太監魏好賢擬旨。命將白蓮教匪首王森。械送京師治罪。餘犯着該州分別輕重。就地處治。所有深州知州王從義及都司馬驤守備曹熊等。出力人員。交吏兵兩部議敘升賞。這道旨一下。韓吏部畢竟老謀深算。因向王兵部道。聞說王森妖黨。遍地皆是。暗中勢派極大。今雖被該州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。又得衆俠義助力。纔將匪首捕逮。錮閉獄中。很不容易。一旦命人解上京來。難保半途無事。設被劫去。遺禍匪淺。魏監罔知輕重。竟擬此旨。我實期期以爲不可。王兵部道。依公主見如何。韓公道。王森證據確鑿。謀叛將成事實。何必再勞刑部審訊。多此一番舉動。只把他監斃就完了。王兵部躊躇道。話雖極是。又恐有違聖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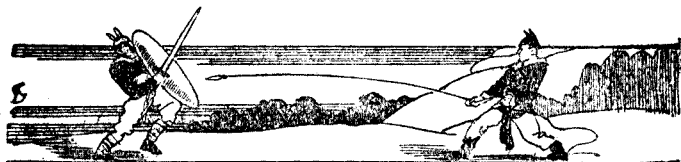
旨。如被人參奏起來。多有未便。韓公正色道。我等身爲大臣。擔負國家重任。當爲國家謀安全之策。凡事有經有權。此次爲利害計。儘不妨從權處置。另寫一封私函。囑令州官王從義如此這般的辦法。嚴守祕密。更有誰人知曉呢。王兵部聽說有理。當然應允。並請問議敘升賞一事。韓公道。前日山東巡撫趙彥有本章來京。奏稱該省各府州縣。羣盜如毛。遍地皆是。實因連歲荒歉。流爲賊匪者甚多。雖經派兵勦辦。旋滅旋起。近復風聞白蓮教徒。結合此輩。在各處密設教會情事。誠恐省中兵力不足。設備未周。現擬添招團練。藉資調遣。並請派知兵大員。贊助戎機。我想王從義很有才幹。文武兼資。此番擒獲妖黨首領。功績非小。不如調他到山東去。升授監軍。專司軍務。他手下一班人。有俠義的行爲。除內中一個名叫武隱的。據云不願爲官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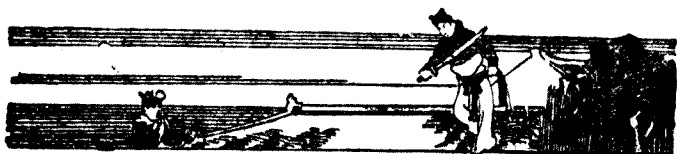
可賞給義士徽章。其餘分別各授職銜。准隨監軍同往。都司馬驥也把他遷升魯省。守備曹熊推補遺缺。那知州暫令州同代理。另選人員實授。未識公以爲然否。王兵亦表同意。就請韓公屬稿具奏。自己却退歸本衙。把照例的回文備好。當晚又在密室中寫一私札。依照着韓吏部的計劃。封固收藏。次早上朝回來。已是約定的第三天了。聞陳彪在外伺候。立即着令人內。深恐洩漏機要。屏退左右。方將回文和私札與他。切囑照書行事。不可在外聲張。過後付諸丙丁。萬勿疏忽大意。語至此。略頓一頓。又說上諭不日即下。當從省中轉遞。自有升遷的希望。陳彪喏喏應是。見無別語。方始告退出外。歸家別了母親岳母。趕緊離京上路。回深州覆命去了。這消息早已漏出。巫良、柏德從兩處探悉。曉得教主要解京治罪。却不知王兵部這封密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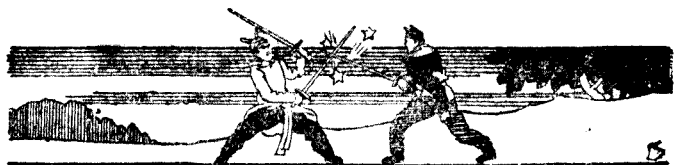
札。急忙回山稟報。好賢大喜。一面修書關照涿州侯猛。約定地點會合。一面令韓鐸挑選手下精壯數百。也不等深州來報。便同妹子玉姑及譚祖壽、韓鐸、巫良、柏德等下山。準備會見侯猛。就在半途攔劫。自以爲穩穩成功。定救得父親回去。萬不料六七天後。得着譚祖壽、吳亮傳來的凶信。報稱教主已在監病斃。荀鳳、魏蛟及傳頭等均發邊遠充軍。餘除婦女釋放外。分別監禁。好賢兄妹得此噩耗。大哭一場。當經譚祖壽等在旁勸止。沒奈何怏怏而回。侯猛亦跟着同去。到得山上。大眾公推王好賢爲教主。發喪遙祭。好賢痛恨切齒。誓復父仇。差人分報武邑于宏志、艾山劉永民、山東鉅野徐鴻儒及滕縣白雲飛等預備兵馬。候期起事。又過數日。深州方面又有消息遞到。據說知州王從義升任山東。不久便要啓程。好賢因報仇心急。火速再



差巫良、柏德、趕奔武邑艾山。囑令路劫殺。以雪不共戴天的冤恨。這裏好賢一邊。已從傳報中得悉詳情。那一邊深州的事。在下却把他拋荒了。究竟王森如何在監病斃。我只得倒轉頭來。從實地上再述一遍。將這條線索提清楚了。然後一直的說下去呢。那天陳彪回轉深州衙門。正值從義同紫陌在一處談話。當將回文和密札呈上。從義一一拆閱。又給紫陌看過。方說道。韓王二公既然這樣吩咐。那才是最妙了。紫陌道。事實從速。可令禁卒倒填一張病狀。卽於今晚下手。次日報呈身死。只說王森不肯飲食。畏罪自盡。申詳進京。這事就完了。其餘罪犯。母舅不妨從實發落。從義聽了。便喚心腹王升進來。囑咐如此如此。王升應命自去。從義始向陳彪慰勞了幾句。陳彪又說起日內當有上諭下來。老伯可望升遷。這是王公對我當面講的。



說罷。起身告退。紫陌也。跟隨他回西書院。無非弟兄相敘。飲酒談心。不煩縷述。且說王森在獄中。已有多日。被那穢物鎮住。無法自脫。只指望兒子和黨徒們前來相救。怎奈州官厲害。手下有能人幫助。防範必然十分嚴緊。要想出險。恐比登天還難。倒不如圖個自盡。免受牢獄的痛苦。卻又不得其便。被那刑具束縛了身子。真令人度日如年。這天晚上。自覺遍體發熱。兩目昏花。有病魔前來纏擾。忽見一個禁班頭兒。手拿着一把酒壺。走將過來。對他說道。你是教主。明天請你到京中去了。所以我特備着一壺酒。今晚來替你餞行。王森本是個狡猾的人。也知他決非好意。但除死別無大難。有何足懼。便答道。我正受了寒氣。用得着這個酒。奉你如此美情。我教主爺只好來生補報你了。禁長道。你說那裏話。我去取杯來。說時。轉身取得杯子。將



酒篩滿。湊到他嘴邊。王森不管好歹。一飲而盡。這酒果然厲害無比。一下咽喉。頓時不省人事。往後栽倒。氣絕身死。你道此酒那裏來的。怎麼這等的神速。原來王升奉命出外。覓得一些鶴頂血。交與禁卒。和入酒中。所以飲下卽亡。只可歎妖人造孽。妄想非分。竟落得如此收成結果。當晚死後。次日呈報進去。從義照例檢驗屍首畢。買一口棺木成殮。發堂暫厝。當卽備文申詳京省兩處。那文書剛纔發出。京中這道諭旨。已從省憲衙門轉遞下來了。要知諭旨上甚麼言語。下回方見明文。

